

年

卷

期

2

12

第

第

小談世田

第一二期 第二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陽之壽命有窮乎？

- ▽大字之外復有他大字乎？
▽他星球上亦有生物乎？
▽天空之星體共有若干？
▽日中黑斑，死世界……是什麼？

* * * * *

科學大綱

第一編「談天」就可以答復我們這些和他許多的問題。全書三十八篇，記述科學界一切的智識，新穎而精詳。不僅是愛好科學者所必讀，凡是要知道人與世界宇宙的關係，和萬有界一切現象的究竟，都不可不讀這部書。

■全書四巨冊 第一冊已出

■預約一次交 十二元

四次分交 先交四元後三期各交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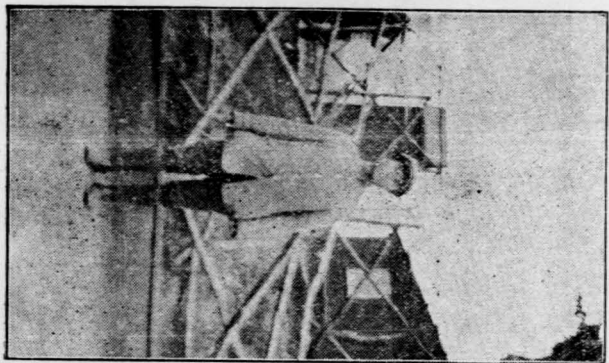
■預約期限 陽曆六月底截止

樣本

承索
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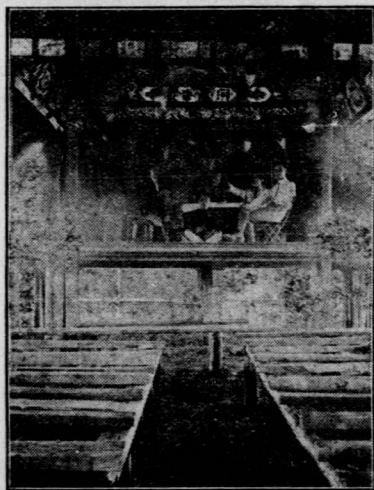
何君人因救一幾乎溺斃之英
金買獎章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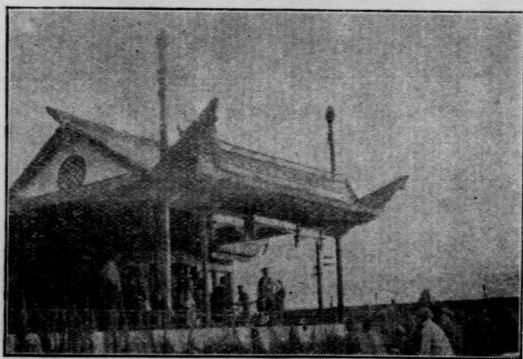
戰後餘生女郎父母兄弟皆死於戰禍



娛
樂
游
戲



法
國
華
工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二 十 二 期 錄 目

編者與讀者

為你犧牲

舞衣

總統的早餐

陽關三疊

青年之覺悟

排泰音將軍

妖髻纓首記

巡夜人

歧路上的華

天上的聖誕樹

野人記

黑奴式的僧侶

遊子

荒服鴻飛記

記 者

胡寄塵

靜軒主人

何海鳴

林履彬

鳳南漢
任君耀

谷 芳

林琴南

楊小仲

錢起八

梅南嶺

胡憲生

畢倚虹

屏嬌女士

天 游

◀ 本 期 附 贈 民 衆 文 學 小 本 ▶

封面說明
封面題名為「約伯之祈禱」事見舊約聖書約伯記約伯本為富人。有三子三女皆篤信天主。魔鬼謂約伯多財耳。天主命魔鬼往試之。魔鬼即焚其居。劫其財。擄其子女。又使約伯偏體生惡瘡。而約伯卒能虔心事主。天主乃使約伯復原狀。且富於前。此畫為名作。現藏於紐約大博物院中。

靜軒主人

何海鳴

林履彬

鳳南漢
任君耀

谷 芳

林琴南

楊小仲

錢起八

梅南嶺

胡憲生

畢倚虹

屏嬌女士

天 游

商務印書館代售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農商部技師

瑞典丁格蘭博士編謝家榮碩士譯

發售預約

中國鐵礦誌

樣本
承索
即寄

▲全書二厚冊中英文均備

▲附彩印礦區地質詳圖二巨冊

▲上冊及附圖本年七月出版 下冊明年一月出版

全書定價

十六元預

約十二

元陽曆

八月底

截止

郵費國內

六角國外

二元

是書詳載各礦之地形·地質·礦質·礦

量·以及交通狀況·發見歷史·及採鍊

工程等凡各省鐵礦公私新舊調查之材

料搜集靡遺上冊載直魯晉豫及東三省

等鐵礦下冊載鄂湘贛皖蘇浙各省鐵礦

於安山站·本溪湖·龍烟·灤

州·金嶺鎮·潞澤·平定·大

冶·鄂城·城門山·桃冲·鳳

凰山·各礦尤為詳盡

發售處

北京農

商部地

質調查

所圖書

館

各省

商務印

書館

館

編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小說世界自從出版直到現在，所接的稿件，約有五千餘封。頭三個月每天平均接到十五件；近三個月每天平均約五十件。

來稿以各處師範學校為最多。其餘的學校，有北京大學，聖瑪利亞書院，之江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香港大學，朝陽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北京平民大學，南偉烈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大同學院，齊魯大學，文華大學，雅禮醫學，復旦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南開大學，愛國女學，同濟醫工大學，萃文書院，南洋大學等等。以上各大學，以譯稿為最多。

國外稿有美國來稿一件，法國來稿一件，日本來稿十六件，菲利濱來稿四件。

女界投稿共一百四十餘件。

▲據胡寄塵先生最近的調查，大概上海中學師範的學生，差不多每人定有一份小說世界。各小學教員，很喜歡用本誌的附刊作獎品；也最喜歡用附刊的故事作教材。趙荻狂先生的調查，亦約略相同。

▲本刊第三卷的插圖，有三色版名畫十餘種。其中有四種係特別加工印製，分期刊登，較以前所選的尤為精美。

世界文壇雜訊



▲一個字的價值

美國影片劇本作家 Rupert Hughes 前為小說家。近專作影片劇本。其每一字的價值。為美金五元。我國論文投稿家。最高稿費。為每千字國幣十元。合計每字只一分大洋。與 Hughes 比較起來。可是差得太遠咧。

▲Mark Twain 與打字機

馬克氏為最著名的小說大家。他的專集早已問世。我們都知道了。不過有一件事很有趣。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事就是他與打字機的歷史。據美國「著者月刊」的調查。馬氏係第一個用打字機作稿的人。他的第一部名著 Tom Sawyer 在一八七二年起稿。二年後纔用打字機錄正出賣。

▲著作家須打照會

美國 Oklahoma 省政府。近來有一種通告出來。大意是說。凡小說家之作品刊登於本省出版之各書報雜誌中者。每人須經過省考一次。得照會一張。其後每年須納照

會費十元云。

交 換

當我收到小說世界的時候。我就用手指輕輕的把封皮剝下。然後用剪刀把印就的通信單剪下。好好的收藏起來。要是有空的時候。將通信單的數目和收到小說世界的本數。比較有無錯誤。這樣可以免遺失。

鄭有同

鄙人舊小說少有未入目者。惟素不愛讀新體小說。自小說世界出版後。則稍擇一二篇新小說讀之。初意則出於好奇之心。及將勁風、寄塵、海鳴、小仲、達觀等之作品讀過後。則覺有一種深沈之印象。不可漠滅。甚矣新體小說感人之深也。

何學初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卷詳細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員均係專家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鄱陽第三國民學校校長吳雪航君來函

雪航君居內地常恐不識英文無以應世
幸自入貴社以來六月光陰對於淺近之英
文書報已能自由閱讀省跋涉之勞無竭蹶
之慮不妨職業而坐得知識之實益函授學
社誠大有造於吾人也

▲鎮海王銘懷君來函 銘懷自修畢貴社算

術科第一級後自問於算術一門確有進步
迥非曩時茫無頭緒可比此實貴社講義精
良註解詳明及諸先生循循善誘有以致之
感何如焉

▲天津汪若馥女士來函 馥自畢業北洋女

師範後屢欲繼續研究英文而津門苦無處
學習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第三級修業後
迄今十月已將第三級功課修完設無應酬
旅行等之間斷則五月光陰即可修畢此非
馥自誇聰穎實貴社講義明晰批改詳細諸
先生教導得法故能令學者以最少時間獲
最大效益也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據 證 之 省 三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夏令精力衰殘之聖藥

中國有多數男女在夏季數月必有身體疲乏精力衰殘因暑氣薰蒸以致身體瘦弱易感傳染各症也最妙之法先宜滋補血液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強健其血液蓋是九能生鮮稠濃之新血使腦筋強健胃納增進各處有力也
 調度君來函云鄙人因操度過精勞致腦力漸衰怔忡善忘精神萎頓飲食減少素慕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大開飲壯健且精神日之身壯健且精神日之霍然痊癒可稱神效如神福建安陽街李太生號茶莊布局主人李彝州先生少書致鄙人李彝州飲生少致服西藥不難復原經試服紅西藥不四瓶不覺病已除而身體康健精神百倍見而比華陀同造物也江蘇常州武進縣同造物也江蘇常州州武進縣同造物也江蘇常州比華陀同造物也江蘇常州康健精神百倍見而四瓶不覺病已除而身體難復原經試服紅西藥不飲生少致服西藥不先生少致服西藥不號茶莊布局主人李彝州福建安陽街李太生霍然痊癒可稱神效如神身壯健且精神日之開飲壯健且精神日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大忘精勞致腦力漸衰怔忡善過精勞致腦力漸衰怔忡善調度君來函云鄙人因操度胃納增進各處有力也
 醫生紅色補丸強健其血液蓋是九能生鮮稠濃之新血使腦筋強健致身體瘦弱易感傳染各症也最妙之法先宜滋補血液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強健其血液蓋是九能生鮮稠濃之新血使腦筋強健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爲你犧牲

胡寄塵

一間很小的書房。却收拾得十分清潔。四壁放着書架。架上堆滿了書。再有一二隙地。懸着一兩幅書畫。此外花盆茶竈。都安置得很妥當。然一望而知爲寒士之家。絕沒有繁華氣象。

這個地方。乃是詩家張春江讀書之所。這時候。春江剛拿着自己著的一本詩集。在那裏賞鑑。忽然砰的一聲。房門響處。他的夫人呂女士走進來了。春江看見呂女士進來。略抬頭望了一望。又管他低下頭去讀詩。

呂女士道。這不是讀書的時候了。四點鐘打過了。今天的晚飯還不知在那裏……

呂女士如此說着。張春江只是不作聲。然也覺得他夫人這些話說得太沒趣。自己想想。他爲甚麼尋這些俗事來擾我。很因此不高興。便放了詩不讀。

呂女士又道。讀書並不是壞事。不過你讀到這個樣子。已經穀了。不用再讀了。

春江覺他這句話說得很奇怪。打動了他好奇之心。不禁脫口問道。你這句話是怎樣說的。呂女士道。要讀書無非是要求智識。求智識無非是要想賺錢度日。現在你賺錢的智識老早有了。何必再要讀書。況且賺錢的機會也遇着了。你偏偏錯過了好機會……

呂女士如此說着。張春江仍舊不作聲。呂女士又接着說道。前年我家哥哥薦你在財政廳裏當一個科長。每月二百元的薪水。事務又清閒。偏偏你要辭了職不幹……你看我家哥哥。多少快樂。因此我嫂嫂也過着快樂日子。倘使你忍耐些。在財廳裏。幹到現在。那便好了。雖比不上我哥哥。然總可以過很舒服的日子。決不會憂柴慮米了。呂女士如此說着。張春江又不作聲。他也覺得自己有許多話要說。無奈這些話說出來。呂女士一定不能領會。不如不說的好。

呂女士又接着上文說道。你便說研究甚麼文學。性子和做官不相近。然研究文學也可以賺錢。你不見我姊夫麼。替人家做一篇壽文。多則一百。少亦五十。做一首甚麼七言律詩。也要賣到二三十元。你看他多少舒服。你看我姊姊多少舒服……況且這樣生意。在你不是沒有。我姊夫嘗嘗勸你。在報上登一個賣文的潤格。自然有人來找你。你不但聽他的話。反說現在已有人來找我。我都謝絕

了不做。咳。這是甚麼話。

呂女士如此說着。張春江仍覺得自己的旨趣。難於和呂女士說得明白。然看見呂女士如此情形。好像是嫌他不能賺錢。好像是譏他是個無業的游民。便分辯道。你不要說我沒有職業。我在國立高等師範裏當個文學教員。位置也不是很高的麼。薪水雖然不多。但是省吃省用。也已够了。何必要賺許多錢。

呂女士道。你知道麼。現在國家的教育經費。困難到極點。你的薪水已三個月沒拿到手了。現在的生活程度。比前數年高了一倍。加起你三個月拿一個月的薪水。一面擴大。一面縮小。怎不叫你要窮死了呢。

呂女士說到這裏。禁不住要哭起來。拿手帕擦着眼睛。將一塊手帕都濕透了。

張春江本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只不過他的旨趣。難於向呂女士說明罷了。今看見呂女士這個情形。也覺得很難過。只得去去詩本。立了起來。安慰呂女士。說了許多數

衍話。從手指上脫下一個金戒指來。交給呂女士。說道。你且把他拿去兌換了。過了今天的日子再說。呂女士本不願受。但是今天晚飯。實在是沒有了。自己便算不要吃。小孩子們總是要吃的。姑且聽了他的話。將這金戒指拿去兌換了。過了今天的日子再說罷。想罷。收淚去了。但是這金戒指。乃是張春江最後的積蓄哩。

* * *
當日吃了晚飯。呂女士和小孩子們一早便睡了覺。張春江點了一盞燈。坐在書房裏。又賞鑑了一回詩文。黃昏過後。外面的塵喧。都漸漸的沈寂了。

張春江坐在這靜穆的空氣中。不期然而然的。想起前前後後的事來。捧着自己著的一大本詩集。向他親了一個吻。說道。咳。我爲你犧牲了。我父親曾有一千多銀子的遺產給我。但我爲著研究文學。搜羅書籍都用完了。是我的

遺產爲你犧牲了。財政廳裏的科長。因爲和你的性情衝突。我便辭了職不幹。是我的職務爲你犧牲了。替人家做壽文。做祭文。很可以賺錢。但恐怕沒辱了你。我決意不做。是我的金錢。爲你犧牲了。我本是一個富於愛情的人。今却爲着你。使我妻常陷於寂寞困苦的地位。是我的愛情爲你犧牲了。……不但如此。我自小讀書。缺少運動。將身體也弄衰弱了。眼睛也變做近視了。是我的身體也爲你犧牲了。總之。我一切的幸福。都爲你犧牲了。而所得的成績只是如此。

然而無論在天涯海角。或千百年之後。倘有人真能賞鑑你。我的犧牲也便值得。

然而爲文學而研究文學。爲作詩而作詩。便說天涯海角。或是萬古千秋之後。無人真能賞鑑你。我的犧牲也值得。張春江如此說着。連吻他的詩集不已。

(完)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時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舞衣

共兩段先登一段
I. N. Pota penko

靜軒主人

大佐查魯金走進房門的時候，他的妻子從軟榻上站了起來，迎着他很

不耐煩的喊着道：「事情妥當了嗎？」

他很隨意的答道：「他不知道這裏

面的事情。」他說着好像這件事與

他沒有什麼關係似的。接着又用一

種辦公事的腔調問道：

「部裏沒有事來找我嗎？」

「我怎麼知道我是你傳信的人嗎？」

「他們如此的遷延啊！只要包件不

要到得太遲也罷呢。這個太重要了！

「

「獸子！

「誰是獸子？」

「就是你看你這種要緊不忙的樣子。你這種蠢形。」

大佐沒有什麼可說的；他一點也不

覺得希奇，一點也不覺得可恥，並且

臉上還現出微笑，好像接受了一種

祝辭似的。這種家庭的辱罵，他聽的

慣了；一點也不覺着對於他的平安

有什麼妨礙。

查魯金夫人愈加忿怒的說道：「一

個人不知道他的妻子什麼時候回

家，這是萬不可以的事。離開的四個

月中，伊每天寫信給他。這是郵政局

長告訴我的。」

「西米若諾夫，喂，西米若諾夫，部裏

有人來尋過我嗎？」

一個很高很清的聲音，從房後面發

了出來道：「大人，我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知道？你跑到那裏去

了？」

「大人，我到亞佈蘭伽那裏去了。」

「又是那個裁縫嗎？」

「是，大人，就是裁縫亞佈蘭伽。」

大佐輕輕拍着手，很煩惱似的。

「克林加那裏去了？」

「大人，他上市場去了。」

「有人叫他去的麼？」

「是的，大人。」

大佐又輕輕的敲着手。

他的妻子發起脾氣來喊着道：「你爲什麼總是吐痰？這種下作樣子！你在家裏簡直是個酒醉漢，全然不爲你的妻子想想。你對待我的樣子太粗暴了。請罷，請你到部裏去罷。」

「西米若諾夫。」

「大人。」

「若是包件來了，請他仍舊送到部裏去，說我已經到部裏去了。聽着！必定有一個人常到這裏來，我不許這屋裏的一個人同時出去。你聽見了嗎？」

「大人，聽見了。」

大佐戴起帽子來就走了。到門口的時候，他回頭來對他的妻子說道：

「塔斯姬，請你不要同時把所有的

僕人都差出去了；恐怕有時候有什麼要緊的事，沒有人來料理。」

他走了，他的妻子斜躺在軟榻的角上；好像他所說的這些話與伊沒有什麼關係似的。他恐怕只剛剛離了門，伊就喊道：

「西米若諾夫，來，快點！」

一個人，赤着腳，蓬着頭，穿着一條暗藍色褲子，和一件棉布襯衫，跑了出來。他是大佐的差人。」

「大人，我在這裏。」

「聽着，西米若諾夫，你不是很笨的人。」

「大人，我不清楚。」

「算了罷，快點不要再稱「大人」。我又不是你的什麼長官。」

「是的，大——」

「笨人！」

這位婦人，對於這個用人，比對待伊丈夫的感情，還要好些。因爲西米若諾夫有這種權力替伊辦一些很重要的事。伊的丈夫反不能如伊的盼望。

「聽着，西米若諾夫，你同醫生那邊的人都很好麼？你同他們有感情麼？」

「大人，是的。」

婦人跳將起來喊道：「討厭得很！免了這些蠢稱呼罷。你不能清清白白的說幾句話嗎？」

西米若諾夫呆呆的站在那裏，兩隻手掌貼放在兩邊褲縫上。此刻忽然

拿開了，幾乎要用手去擦鼻子。

他很粗鄙的笑着，隨隨便便的說道，

「我們受過了這種教訓的，那些大人，長官，最厭忌這些事。」

「現在你告訴我，你同醫生的人們都交好嗎？」

「你是指着卜地馬和沙采阿嗎？自然我們是好朋友。」

「很好，那麼你直接到那裏，探聽沙丁夫人什麼時候回來。他們應當曉得，他們應當預備一切的事——打掃伊的臥房，清理一切，——你聽懂了嗎？但是小心不要打聽錯了。更要留心，不要讓人知道誰叫你去打聽的。你懂得嗎？」

「自然我懂得。」

「那麼，去罷。還有一樣事；你去了順便就到亞佈蘭那裏，叫他快點到這裏來。你懂了嗎？」

西米若諾夫搔着頭說道：「我們大人吩咐我不要出去。」

「請你不要駁回我的話。我叫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去罷。」

「遵命。」這個差人，邁着女將軍的命令出去了。

查魯金夫人斜倚在軟榻上，好一會兒。隨後又在房中踱來踱去，後來就走到臥房中去了。房中有一個侍女，照顧着伊的兩個小女兒玩耍。伊罵了他們，重新又回到原處。伊一分分鐘的激動起來了。

查魯金在S——軍營中，要算第一個受女人歡迎的人。恐怕在軍營駐紮的采米司克城中，也尋不出再好的了。你不能說除了軍隊中的婦人以外，在那個城中就尋不出好女人來。那裏面有很多可恭敬的婦人，妻，女兒，和高尚紳士們的寡婦。不過他們都只穿着棉布和法蘭絨。遇着大節期，他們也穿兩件好一點的衣服，和鮮明的披肩。都是亞拉伯式的鑲邊。他們的帽子或頭巾，也還很奪目。故此他們也還不算很土的女人。他們很可以說得是個女人。他們的稱呼上都帶着丈夫的頭銜。好像某鋪店太太，某市長太太，某麥粉太太，等等。至於那些帶了俄羅斯交際社

會上習氣的婦人們，在S——軍隊未來駐紮以前，可是沒有他們的蹤跡。那些軍隊中的婦人，同城中的婦人，沒有什麼交涉；故此也不大交談。這是不着說的。他們這些婦人，外面瞧去好像一種特別的人類。

查魯金夫人在他們當中，顯然是個很出衆的人物。這是沒有什麼可辯駁的。伊在軍營界中，佔着重要的位置。——消遣的戲園中，夜會的交際上，午後的茶話上，——若是這些地方，少了一個大佐夫人，就難得說算是成事。

其中最要的一點，就是查魯金夫人的新妝，在那些女人當中，有首屈一指的名譽。常年跳舞會中，伊的裝束，

總是特別出色。伊的服飾，都是精細，從莫司科挑選來的。都可增加伊的媚態，掩沒伊的瑕點。所以極其美麗。新式的裝飾，只要是大佐夫人承認了的，就是好的。伊因着服裝的新奇，遂成了采米司克城中，各跳舞會，各交際場上的皇后。伊還有一種特點；就是伊雖然已經上了四十多歲的年紀，瞧着還很年青，很活潑。故此那些軍官，一個個都神魂顛倒，追逐左右。

十一月是軍隊中最熱鬧的一月。十一月十日，是常年跳舞會開會的日子。那些婦女，自然盡他們的力量預備這件事。專做女衣的裁縫亞布蘭伽，對於這場事，不消說，佔了一個很

要緊的地位。在采米司克城中，對於婦女的服飾，能夠稍為懂得一點的，也只有他一人。他的鋪店，八月間就已經起首預備這些事。到了最末的一個禮拜，他的客室中，——一個圓桌，四圍放着六把舊椅子，牆上懸着一面堆滿了蒼蠅糞的穿衣鏡，——充滿了大蔥和魚腥氣。但是從清早到夜晚，往來絡絡不絕，都是些很整齊，很有丰貌的婦人。有的是試穿那些未成功的衣裳，有的是討論挑選材料；真成了個婦女常臨的所了。他這個會客室中，只有一個人未曾來過，就是大佐夫人。這件事，好像亞布蘭伽肉中的刺一般。故此他日日夜夜，總是打算想用個什麼好法兒，

除去這位夫人到莫司科去寄買物件的習慣。不過這一次，伊告訴過他，並不到莫司科去定做衣服，只從那裏寄了一些衣料，預備叫他做。但是開會的日期只剩得一個禮拜了，伊還沒有提到這件事。亞布蘭伽心裏焦急的了不得。他極其盼望要替查魯金夫人做一件衣服；好像如此就可以增加他的榮耀似的。他要顯出他的本領，並不差於莫司科的裁縫；故此他以爲伊到采米司克城外去採辦東西，是不應當的。他決定了要勝過莫司科的同行。

「一天天的過去了，查魯金夫人還是不來，愈加使他焦急。後來伊只在那那裏買了一件短外衣，並沒有提

到跳舞衣。他心裏怎樣的想着呢？」

故此這一天，查魯金夫人打發西米若諾夫去喊他；他那個時候，正是口裏噙着一些針，替一個人試衣服；聽見伊喊他去，立刻就將針交給他的副手，他自己急忙的出來，到大佐夫人那裏去。這件事，並不只做一件跳舞衣裳的彩頭，且而得着了城中一個頭一等的顧客呢。

亞布蘭伽雖然戴着一頂緞帽，衣服也與帽子相稱，但是他很仔細，並不到前門去拉鈴，只走後面去敲後門。有時候大佐的差人不在家中——因爲差人也兼任大佐的廚子——那麼，他就要很命的用力敲那個門別的時候，大佐夫人就是在伊身傍

放了一個大炮，伊也懶得伸手去開門。這一回，聽出了是亞布蘭伽敲門的聲音，伊立刻就去開了門。

伊很高興的呼着道：「哦，亞布蘭伽，原來是你。」

伊本來不想這樣親密的喊他；因爲他也戴的是假帽子。只不過個人人都只直喊他的名子，亞布蘭伽。若是有人喊了他的一個整名姓，他自己就覺得怪希奇似的；故此伊想着頂好還是學別人一樣的稱呼他。

亞布蘭伽先生，又瘦又長。他灰白的面孔上，常常帶着幾分悲傷的樣兒。他有點駝背。一嘴的長灰鬚鬚。他做這件執業，約有三十年了。自從他學徒弟的時候，人就一直喊他做「亞

布蘭伽。」他對於這個名字，並不覺

有什麼卑鄙不屑的意思。就是他的

招牌上，也是寫着「亞布蘭伽」女衣

裁縫——因此可以證明他並不在

乎名字的高低，只在乎他手藝的好

歹。照事實上說，他雖然不能算是一

個成功的裁縫，但是他的手藝是很

出衆的。S——軍隊中的婦人們，都

可算是他的憑證。

亞布蘭伽脫了緞帽，走進了廚房，恭

而且敬的說道：

「查魯金夫人，我特爲來聽差遣的。」

「到客堂裏去，我有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對你說。」

他悶聲不響的隨着伊走。他走路只

用脚尖着地，好像怕驚醒了什麼人

似的。

亞布蘭伽，坐罷，聽我說——但是你

要應許我不告訴人。查魯金夫人說

着，臉上發了一點紅。伊覺着讓一個

裁縫曉得伊的祕密，是很可恥的。但

是幸虧那裏沒有旁人，故而過了一

會兒，伊就恢復了原狀。

亞布蘭伽道：「查魯金夫人，我不知

道你要說什麼。你聽見過亞布蘭伽

在人面前論過長短的麼？你知道我

的職業——你知道人人都要守一

點祕密——」他說着，好像有點不

舒服的態度。

「哦，亞布蘭伽，你定規會錯了意思。

你所指的是那一種的祕密？」

他拍着胸道：「一個女人，總有一點

短處。這個長的不豐腴，那個的手臂

不整齊——這些地方，都應當或是

遮掩着，或是蓋上花邊，使他好看些。

這是我們裁縫的技能。不過我們還

應當嚴守這些祕密，不在人面前說

出來。」

「查魯金夫人笑了。」

「我告訴你，我對於這些事情還好。

我並沒有什麼地方要遮掩，或是藏

着。」

亞布蘭伽想諂媚這位新顧客，不覺

喊着道：「哦，我早已知道這件事。個

個人都曉得查魯金夫人生得完全

的整齊。」

查魯金夫人大聲笑了。「個個人都

曉得查魯金夫人生得完全的整齊

」的這句話，聽在伊心裏去了。於是接著說道：

「你知道只有一個禮拜就要開跳舞會了！」

亞布蘭伽嘆了一口氣道：「查魯金夫人我早知道了啊。可恨只有一個禮拜了。」

「但是你應當記得，你應許了給我做這次跳舞的衣服。」

亞布蘭伽手放在胸前喊着道：「查魯金夫人，難道我說過不願意替你做嗎？我只記得我說過應當替你做——並且替查魯金夫人做的，比什麼人的都要盡力些。這是我覺得的。」

「好極了，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

「但是你爲什麼不拿出材料來呢？你爲什麼不對我說「亞布蘭伽，材料在這裏，拿去做一件衣服」？亞布蘭伽必定不分晝夜的替你趕製起來。」

「哼，就是這個說法。不過我不能够這樣分付你。所難的也就是這一件。亞布蘭伽，你告訴我，頂少要多少時間才能做成這件衣服？聽着，最短的時間？」

亞布蘭伽發聲肩。

「像你的這件衣服，難道一個禮拜還嫌長了嗎？這是要一針針的縫起來；並不是糊得成功的。查魯金夫人，就是你自己也明白這件事呢。」

「倘若我在跳舞會前三天喊你做

呢？」

亞布蘭伽嚇了一跳。

「跳舞會前三天嗎？一件跳舞的衣服嗎？查魯金夫人，我是神仙嗎？我不過是一個女衣裁縫亞布蘭伽。」

大佐夫人不覺生了氣似的說道：「那麼說，你真是一個好裁縫呢！莫司科的裁縫，爲我做一件跳舞的衣服，只要兩天。」

亞布蘭伽好像中了一鎗似的，跳了起來，搥着他的胸。

他很悲傷的喊着道：「是那麼說麼？查魯金夫人，我說若是莫司科的人替你做一件跳舞衣服，只要兩天，我只一天就替你做起來。我寧可不喫，不睡，也不問一點旁的事。你滿意麼？」

「亞布蘭伽，坐下罷。多謝你。我盼望我將來不到埋怨你的地步。這事情不是出於我的心願。不然，我早就叫你做了。」

「不是出於你的意願嗎？那麼到底是誰呢？」

「哼，這是在乎——但是亞布蘭伽現在應當記着，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是在乎沙丁夫人身上。」

「沙丁醫生的妻子嗎？伊還沒有回來呢。」

「就是這個道理呢。所以我要等着。唉，亞布蘭伽像你這樣靈巧的人，還不懂得這當中的道理嗎？」

「哼，讓我想。」亞布蘭伽搖着腦

子，想解決這個疑問；沙丁的妻子出外還沒轉來，怎麼查魯金夫人做一件衣服，還要候着伊呢？他想了半天，只想不出。

查魯金夫人點破着他說道：「伊一定要回來赴這個跳舞會。」

「哦，是了，是了。」

「自然伊要帶一套衣服回來。」

「那是一定的。」

「外國帶回來的衣服，自然有些打眼，——來路很高！」

亞布蘭伽好像揭破了一件很大的秘密似的大聲喊着道：「查魯金夫人，我知道了。那也未必一定，那也很難說的。」

「就是這個話呢。」

亞布蘭伽想了一會兒說道：

「查魯金夫人，我告訴你，你不要着急。我定規替你做一件衣服同外國來的一樣。我告訴你，你的這件衣服，必定算會中第一出色的。不然我就不算亞布蘭伽了。」

他的這種熱誠，好像還不能滿大佐夫人的意。伊的心還放不下，不覺接嘴說道：

「但是樣式呢？亞布蘭伽樣式呢？你恐怕還沒夢見現在外國新流行的樣式呢。」

「查魯金夫人，我怎麼不曉得外國新流行的樣式呢？我有一個朋友，在吉夫拍印時行樣式的法子。我立刻就打電報，叫他火速把法國最新式

的樣子寄來。查魯金夫人，電報費也不過八角錢。我敢對你發誓，我必定能夠照那個印片剪裁。恐怕沙丁夫人未必能有那樣的衣服呢。」

「這却很好，也是做得到的。但是還是要等沙丁夫人回來再看。亞布蘭伽，你能不知道我要同伊衣式一樣麼？你難道不知道麼？那樣，別人才不說單只伊的衣服是最新的樣式呢。」

「他們說到這裏，西米若諾夫進來了。他穿着一件舊短衣，和大佐的一雙破靴子。他的頭髮亂蓬蓬，眼睛裏面發出疑慮的光來。他總是拿着同醫生的用人交好的話，當飲酒的擋戰牌。」

他很粗鄙的說道：「大人，我同他們喝了白蘭地。」一面他瞧着主母可怕的眼光，就嚇的低了頭。

伊向他斥責着道：「笨東西，轉過去！還不滾到廚房裏去！」

原來西米若諾夫進來的當兒，沒有聽見亞布蘭伽。此刻才看見了。於是回轉身溜到廚房裏去了。

亞布蘭伽怨着道：「這個人竟如此

的無禮！」

「哦，你不相信——」大佐夫人說着，就追着西米若諾夫到廚房內去了。

「西米若諾夫，瞧着伊的樣兒，有些害怕；勉強立得挺直的回話。」

「大人，伊後天就會回來。伊的電報已經來了。」

「是真的麼？」

「是真的。我敢起誓。這是沙阿克親眼看見的。」

「很好，回來賞你。」

「大人，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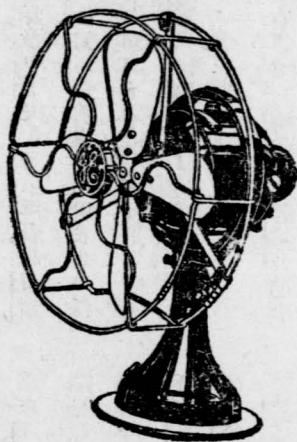
「蠢鵝，不要告訴人。將桌子擺好。」

亞布蘭伽同大佐夫人重新談了十分鐘。臨走的時候，他說道：

「查魯金夫人，我再說一次；你不必着急，只要揀好樣式，我定規能替你做一件。就是巴黎的高手，也趕不上。」

「他說着，把手壓在胸前，這是要爲查魯金夫人盡力的意思。（待續）」





更無需乎風姨

扇之種類雖多。然皆限於一途。爲用不廣。惟美國奇異電扇。事省風大。用電極省。輕便美觀。堅固耐用。或家庭或商店。或工廠。或事務所。乃至舟車逆旅。戲場飯館。屋內屋外。無往不宜。誠消暑之上品。亦却病之良劑。固不懼彼烈日。更無需乎風姨。從此炎炎長夏。宛如暮春。處處和風。怡性爽神。雖時令在天。而轉移由人。奇異電扇之功。顧不偉歟。

各電料店均售

中國上海及各埠美商慎昌洋行

F59





總統的早餐

求幸福齋主

白宮中的主人。地位總算是至尊無上了。人生能够到這個地位。還有什麼不快樂。然而到底總有使他煩悶的事情。可見人生問題中煩悶兩個字。什麼人都不能避免。善哉善哉。這倒是一種真實的平等咧。

那時是早上十點鐘。一切人類。除却懶惰者一部份外。到此時是應該用早餐了。總統肩着國家重任。每日須打算爲國家爲人民造幸福。事務是很多的。就不得不格外勤勞。起床要早。用早餐也要早了。

不拘什麼人。祇要是肩着責任而又幹着一定職務的。都得把這頓早餐看得非常重要。因爲須得肚皮先飽。精神才抖擻得起來。有了精神。也才好去幹事。天下斷沒有枵腹從公的。但由此看來。世界一切人類。不分階級高下。都

有做人的天職。都有任事的責任。都應有他的一份飯吃。都得要尊重早餐問題意義的重大。都須吃這每天第一次的進食。都得吃了早餐後打點做這一天的人事。一位總統吃早餐。似乎也是尋常人類普通照例的事。比不得什麼在議院宣誓。蓋印在命令上臨時找法律顧問問合法不合法。爲總統一人單獨不同的動作。那末。這又有什麼紀述的價值咧。

不是啊……這所紀述的。乃是總統用早餐時的煩悶。這又奇了……煩悶是什麼東西。侵犯了世界一切人類。不算。還侵犯到至尊無上的總統頭上來了嗎。

不對……總統也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煩悶。他老人家也偶然煩悶這一下子。或者還覺得有些別緻。但一天的日

子很長。總統宵勤勞。尤其是整天鎮夜恭候着煩悶襲來。以與黎民分些疾苦。什麼時候不好煩悶。為何單要對着早餐煩悶。

早餐的意義是重大的。在這個時候煩悶。這真是連飯都吃得不舒服了。以我們許許多多國民擁戴的總統。什麼幸福呀。生命呀。都寄托在他老人家手裏咧。他連飯都不能好好的吃一頓。萬一肚子不飽。精神不來。不能替我們辦事造福。那末。這一頓早餐煩悶的影響。直接雖說僅僅有關於總統一身的健康。間接却影響到我們國民全體咧。像這種的重大問題。我們還敢怠慢嗎。

於是不得不勞動心理學家。猜一猜總統心事。這煩悶是因何而起。

心理學家道。人們對早餐煩悶的這件事。在近代中多着咧。你們想想看。近代世界。不是饑饉的世界嗎。一個勞動者每天辛苦掙來的工資。不夠買兩升米。對着早餐。還不知晚餐有吃沒有吃。這那能不煩悶咧。雖說總統有什麼

城門關稅可收。不至於怕米貴買不起。不至於愁晚餐沒有着落。但古語說得好。「以天下爲己任者。以天下之憂爲憂。」世上既有許多人對早餐煩悶。總統便也就以許多人的煩悶爲煩悶了。

難得呀……總統竟如此關懷民食問題咧。但這是理想。不是事實。凡記載事實的。又還須仰仗小說家記賬式的文字啊。

當總統坐在早餐席上之時。檯面上是早已陳列着許多碗兒碟兒了。什麼清蒸燕窩湯呀。嫩熊掌呀。大連的蛤士蟆呀。紅燒魚翅呀。八寶雞呀。燒烤鴨呀。奶湯鯽魚呀。全副的牛筋呀。一切山珍海味。件件齊全。而且香噴噴地熱氣直衝咧。加之那廚房司務。是總統同鄉人。跟隨總統多年了。深知道總統的口味。又得着庶務司一筆豐富的飯食銀子。那裏敢不好好的預備。若是叫尋常小百姓和我們饑嘴的人。捱上到這檯面上去吃。早已是涎流三尺。恨不得用手去抓。吃他一個痛快。不惟不敢煩悶。而且也沒得

工夫在這時候煩悶了。

但總統是每天都這樣拿山珍海味當家常便飯吃的。本來就未免有些覺着膩了。而且今天心緒又格外不佳。舉起箸來往那些碗上一看。恍惚那上面並不是山珍海味。只見每一個碗上都刻着一個奇怪不同的問題。什麼某疆吏要取最高手段呀。某議員討論任期多少呀。某法律家指摘某件事情違法呀。某教育家說白宮用人不當呀。某先生將到某地方另組政府呀。這樣教他老人家如何吃得消咧。吃不消又怎麼不煩悶咧。

煩悶了許久。仍是排遣不下。祇搖着頭沈吟道。「難吃得狠」旁邊一位侍從。是專管盛飯的。他見自己沒有事做。便攙了一句嘴道。「廚子的菜弄得不好罷」這一言觸醒了「天寶聰明」的總統。便點點頭道。「必是廚子不好」然而還不肯下正確的論斷。祇偏過頭去。望着同座的總統夫人。似乎想請伊代為批評一下。

總統夫人一想。「可憐的總統。什麼人不好。他都不能說

不便說。只說一個小小的廚子不好。我不妨附和他的意思。安慰安慰他罷。」便即停箸答道。「果然是廚子不會弄菜。」

這一言。便成了世界上一切哲學科學的定論。「廚子不好」是無可懷疑。沒有錯誤的了。總統是有點陟賞罰的威權可行使的。廚子既然如此不好。他應得褫職的處分。這大概也無須多加思索。也不必像任免國務總理一般。定要求教法律專家問違法不違法吧。

令出……副官長來了。指揮使來了。承宣官來了。文武侍從也來了。——顧問諮議。却未曾驚動。——差不多是總統能够命令得到的人全來了。大家一瞧。總統氣得臉上發青。面面相覷着。都戰戰兢兢。在暗地裏捏一把汗。

一會兒。總統降諭了。——這是一道口諭。不用總理總長副署的。——「你們把那廚子替我攆了出去」……「噓」……大眾不約而同的答應了一聲。然而也都把寬心放定。這不過是一件罷免廚子的事。並不是打電話叫警察

總監半夜三更裏拿什麼犯官。

廚子得令，收拾起鍋瓢菜刀，哭喪着臉，離了白宮而去。這還是遇着寬宏大量的總統咧。若是學生們，罵起廚房菜飯不好來，怕不要砸破幾隻藍花碗。

其實是冤枉喲……那些煩悶的問題，就是負着調和鼎鼐責任的國務總理，也是弄不好，爲何單找廚子出氣。但白宮中一千人，靜默地退一步想，「可憐的總統，其威權和能力，也僅僅能罷免一個廚子喲。難道這點小事都不讓總統自由一遭嗎？」所以大家都不願再說話，就依次退下。便是總統夫人，也恍惚會意似的一言不發。

然而廚子却不肯丟了這個優差。天下人死也要做官的很多。一個廚子，對於這個小差事戀起棧來，也是人之常情。到晚來，重復溜進白宮，找着總統夫人身邊的大丫頭，叫了幾聲姐姐。「方便方便罷，領我去見總統夫人，求一求情。」

大丫頭心軟，答應下來。這廚子就跪在總統夫人面前，哀

哀上告了。「夫人呀，小的一家老小，靠這差事爲生，如今革了出來，眼見得要餓肚子，請夫人開恩賞飯吃，代小人向總統面前求求罷。」說完，淚如雨下，又磕了無數的頭。於是夫人也心軟了。

「起來罷，看你怪可憐的，我就替你去說一說話，碰你的運氣如何。但往後可得要好好的幹。」廚子一聽，知道事有八九分可挽回了。忙又磕了一個頭，說道：「謝謝夫人。」便恭恭敬敬的退回去。靜候復職的消息，并計畫幾樣好的小菜。

總統夫人說人情，是怎樣的說法，誰也猜不着。但祇知道從這天起，有三天沒陪總統在一桌上吃飯，并傳播出一個夫人不想吃飯的消息。

這個問題，比一千小百姓沒得飯吃和總統自己吃不下飯，都更爲重要。不惟使總統更加煩悶，而且還十分焦急。什麼國家大事，都慢一步辦。先跑到夫人房裏，和聲下氣

的問。「你怎麼好幾天都不吃飯咧。」

夫人嘆一口氣。還是不答。問之至三。才有氣無力的答道。

「我跟你多年。從沒說過你部下那個半句閒話。也從沒做一件缺德的事。前天你說廚子不好。我以為是句尋常的話。就無心的附和了你一句。不想你竟將他攆走。他一個幹小差事的。一家大小。靠這幾個錢吃飯。如今被攆出去。這一家都得挨餓。你看可憐不可憐的。雖說人是你攆的。與我無干。但我總算在那時候錯答了一句話。設使我不附和你那一句。或者那廚子不至於被攆。也未可知。這不是好像因我說錯一句話而害了他一家人挨餓嗎。我想了又想。這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件過錯。一連好

幾日。又是不忍心。又是後悔。所以連飯都吃不下了。」

總統聽完了這席話。不由哈哈笑道。「這才是賢德仁慈的總統夫人。我就依了你的話。收回那道罷免廚子的命令。叫他即刻復職罷。」

不一會。那些承宣官副官長指揮使文武侍從又來到總統面前了。總統又發話道。「趕快叫那廚子回來。并急速叫他辦幾樣好的小菜。我要陪夫人吃飯咧。」

廚子忙着復職辦小菜。是早預備下的。這倒不難。但是總統往後再能够切切實實地罷免了誰。這才有些難咧。

諸位掌故大家。煩勞查查看。這是那一時代那一國的事。小說家却不管這個咧。



陽 關 三 疊 曲 (第三疊) 林履彬 (完)



3 4 3 2 2 2 | 1 1 6 6 1 1 2 2 | 3.4 3 4 3 2 |

工凡 工尺 尺 尺 上上 四 上上 尺尺 工凡 工凡 工尺
 鬪 矛 苞 芭 筠 芭 筠 芭 筠 芭 筠 芭 筠 夫 鬪 矛
 酌 此 香 醪, 香醪 有限 此恨 無窮, 無 窮



2 2 2 2 3 2 | 2-3 2 3 2 | 2-2 1 6 | 1- 1- 3̣ | 2-1

尺尺 尺尺 工尺 尺工 尺工 尺 尺 上四 上 上 工上 尺
 苞 芭 筠 葵 蠶 蟬 三 尸 芭 省 蕭 筠 芭 盒 蠶 蠶 蠶
 傷悲, 楚天 湘水 隔 潤 星, 願早託鴻鱗, 情 最 慙,



3̣ 1̣ 2̣- | 3̣ 5̣ 3̣ 1̣ 2̣ | 6 5 6- | 6 5 6- ||

工上 尺 工六 工上 尺 五六五 五六五
 口 口 口 蠶 羽 蠶 孺 蠶 蠶 蠶 尤 蠶 蠶 口 口 口
 情 最 慙, 情 意 最 慙, 笑 忍 離 笑 忍 分,

結 尾



3̣ 2̣ 1̣ 6 6 1̣ | 2̣ 1̣ 3̣ 2̣ 2̣ | 2̣- 2̣ 3̣ 6 | 3̣ 2̣- 2̣ | 2̣- 2̣- ||

工 伋 仕 五 五 上 尺上 工尺 尺 尺工 四 工尺 尺 尺尺
 色 芭 屋 筠 甸 五 芭 甸 芭 芭 筠 菊 芭 筠 芭 芭 筠 葵 蠶 正(曲終)
 從 今 別 後 兩 地 相 思 萬 種 離 愁 有 誰 告 陳

陽 關 三 疊 曲 (第三疊) 林履彬 (未完)



$\dot{6} \dot{1} \dot{2} \dot{1} \dot{3} \dot{2} | \dot{2} - \dot{5} \dot{6} \dot{5} | \dot{3} \dot{5} \dot{3} \dot{2} | \dot{1} \dot{2} \dot{2} |$
 五上尺上工尺尺六五六工六工尺上尺尺
 色鴛鴦六句笙六絳正權參笙弄池碧蟹菊六鸞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dot{1} \dot{2} \dot{1} \underline{\dot{6} \dot{7}} \underline{\dot{7} \dot{6}} | \dot{5} \underline{\dot{5} \dot{6}} \dot{5} - | \dot{1} \dot{2} \underline{\dot{3} \dot{5}} \underline{\dot{3} \dot{2}} | \dot{1} \dot{2} |$
 上尺上五乙乙五六六五六上尺工六工尺上尺
 鸞參鴛羣蓋麥鸞芍鴛鴦鸞鸞勻勻壺苞麥鸞菊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



$\dot{2} - \dot{2} \underline{\dot{1} \dot{6}} | \dot{1} \dot{1} - | \underline{\dot{6} \dot{6} \dot{6} \dot{6}} | \underline{\dot{6} \dot{5}} \underline{\dot{6} \dot{5} \dot{6}} \underline{\dot{3} \dot{3}} |$
 尺尺上四上上五五五五五六五六五工工
 六鸞曲笙省蕙鸞笙荷笙荷笙笙笙笙笙笙
 無故人，堪嗟參與辰，怨寄絲桐對景那禁傷情，



$\underline{\dot{5} \dot{6}} \underline{\dot{7} \dot{6}} \underline{\dot{5} \dot{6}} \underline{\dot{7} \dot{6}} | \underline{\dot{5} \dot{3} \dot{5}} \underline{\dot{3} \dot{5}} \underline{\dot{3} \dot{2}} | \underline{\dot{1} \dot{1}} \underline{\dot{3} \dot{4}} |$
 六五乙五六五乙五六工六工六工尺上上工凡
 鸞六參込弋勻句參込句鸞夫鸞夫鸞參鸞笙鸞
 盼征旌盼征旌，未審何日歸程，對

1 9 2 3 年 新 到



橡 皮 底 鞋

男女黑白 大小俱備 輕便耐久 到處適用

◀印有價單 承索即寄▶

Made by La Crosse Rubber Mills co.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本館另有各品發售 品質精良 定價公平

中 西 文 具	繪 圖 用 器	活 動 鉛 筆	自 來 水 筆	泔 水 衣 帽	網 球 拍	運 動 用 品	照 相 器 具
------------------	------------------	------------------	------------------	------------------	-------------	------------------	------------------

SALES OFFIC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C 453 Honan Road, Shanghai

正儲蓄

成積少多

利上加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一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租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通易信託公司銀行部
儲蓄廣告

本公司存款利息向從優厚現為獎勵國民儲蓄起見特將儲蓄存款利率更為提高定期儲蓄年息自八厘以至一分二厘活期儲蓄年息自六厘五毫以至一分均視存期之長短以定利率之高下各種章程彙印成本如承惠索請當奉贈茲將儲蓄方法列左

甲種 零取 整存
乙種 整取 整存
丙種 取息 存本

丁種 零取 零存
戊種 整取 整存

通易信託公司信託部

墊款購券廣告

欲購各種有價證券，而現金不足，將奈何？本公司可以墊款代購！

墊款購券之法可使小資本家得參加於大企業一方面又能獎勵儲蓄日本行之最盛本公司獨先仿辦欲閱詳章函索即奉

地址 北京路山東路西一二七一號

電話 董事室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中央六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二四九六
英文 Tanyithuco

總經理 黃溯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通易信託公司 銀行部 信託部 啟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青年之覺悟

美國傑班萊原著

(By Donald McGibeny)

厲南溪 任君帽 同譯

一抹黃金色的斜陽，將一座花園深浸在軟紅塵裏。並將一株無花果的大樹，射成了一池黑影。這影子當中正坐着兩個人呢。其時那海上微風，習習吹來。空氣很是新鮮。牆根短樹，又從綠葉當中放出一派沙沙的聲音，噴水池射出的水，也被吸得像酒旗似的飄飄不定。

「那恐怕有點慚愧罷……可不是呀。」這話是一位美國駐外領事說的。他這時正躺在張舊藤椅上。椅子的靠背，已經被他那又闊又重的背心深深的陷了個大坑。他嘴裏還銜着枝煙斗，很凝神的在那搭兒抽煙。其時一個青年教徒，也將香煙點了，彈着根火柴答道：「那固然是有點慚愧的。不過這也叫做沒法。現在假也請職也辭了。」

也顧不得許多了。老實說，像這般地獄的鐘聲，和那唱詩的歌浪，差不多要教我變成個瘋人。我委實厭煩不過。現在既經拋却了教鞭，離開那惡濁空氣，你還想我再跑去和那些販夫走卒為伍麼？那我是再也不去的。我也料道明天那教長得着這個消息，就會編派我不合教導他的門徒。一定請我回家。謝天謝地。這倒教我感激不盡了。」少年說罷，兩頰緋紅。因為他是剛受過刺激的，愈顯出他豐姿濯濯。那領事目不轉睛注視在他的臉上。從喉嚨裏冷笑了一聲。又伸出他曾經這錫霖地方四十年日光曬成褐色的手掌，摸了摸他那蓬蓬的亂髮。鄭重說道：「神寶……你近來的舉動，我早就留心了。我雖不是個醫生。」

一般會診斷你這事病脈的。像我駐在這地方。整整有了四十個年頭。從沒同旁人鬧過一些兒意見。我也聽見過許多青年。一般像你這樣自負的了不得。他們與頭頭的打從祖國裏出來。到了結局。差不多都弄得水流花落。哼。這人生的大道理。差不多够你費着半世光陰去學習呢。你目前的狀況。好像是青蛇脫殼。幾曾看見過他脫了一半就算的。我曉得這也正是你脫殼的時期到哪。」

他說到這裏。微微咳了一聲。亮一亮他的喉嚨。將雙腿疊起。接着那椅子彷彿也發了一種很疲倦的呻吟。他復又說道。「但是這也不是你一個人如此。切記得從前有個很活潑的青年。名字彷彿喚做勃郎的。他原意本是要出來從火坑裏救人。誰知道後來他自己倒反弄得焦頭爛額了。起初他正在婆羅門地方一個教會學堂裏教書。已經有了五六個月。每逢禮拜。還得在教堂裏宣傳宣傳那懺悔的福音。這也是個教徒的本色。有一天上午。我在市場裏碰着他。瞧他形容很像有點憔悴。也是我一時高興。

便邀他到這裏來小酌。他便一口答應。隨着來了。不過他起頭並不肯和我深談。禁不住我用了些佳肴美酒。和些上品的雪茄。十分款待着他。他也就不拘形跡。同我談得十分入港。喫完了飯。他偶然觸起一件事。就絮絮叨叨對我講出一大堆話來。」

他正在說得高興。那少年已經不大耐煩。却又說不出口。兀自掉轉頭去。瞧看樹景消遣。那領事望他瞟了一眼。將煙斗裏的餘灰磕出。復又小小心心彷彿慈母安放他乳兒登床睡臥似的。重新裝上一袋。接着說道。「說起那勃郎少年的狀況。却也有點與你不同。他在教堂裏講道。聽的人倒着實不少。其中有個女郎。芳齡約摸十五六歲。出落得嬌艷動情。據說他也是一份好好人家的兒女。並且受過幾年教育的。所以英語講得很好。他的家族是天方教徒。但是他常常喜歡出來聽那少年講道。家中並不理會。因為那時却有許多家庭。一看女兒長大。便就不加管束。讓他們東跑西跑。任憑人家評頭論腳。也算自成一種

風氣了。談起那勃郎少年呢。他那天剛剛就坐在你坐的這個地方。據他自己說。他打從見着這女郎之後。却不免有點鍾情。碰巧一天午後就在一個地方碰着了。旁邊並沒有別人。他們便點頭招呼。嘴裏打着英語。兩下談得十分起勁。」少年聽到這裏。便不瞧樹景了。掉過頭來。只管向着對面那人一副飽經風霜的臉上儘瞅。聽他味味的嗅了兩口煙。隨又提神說道。「你要曉得那班婦女。最會裝腔作勢。往往沒來由的發一發嬌嗔。賣弄他們的風姿。至於那勃郎少年。聽說他擇配很苛。所以婚姻還沒成就。據我看來。也許他有他的一種見地。我當時便問。你既然鍾情這個女郎。爲什麼不同他結婚呢。他說這個念頭也是他腦筋裏第一次發生的。並且也曾向那女郎提過。但是那女郎答話。實在出人意外。他說他父親不但不許他女兒嫁給耶穌教徒。就是他單身出來暗地同教徒講一講話。被他知道。也是不能輕輕饒恕的。我當時聽見這話。便向那少年說道。依此看來。你還是不同他會面的好了。

否則兩下裏都是無益。但是那少年也是個血氣未定的人。所以觸着這般甜美的空氣。把不住就有點沈醉不醒。那裏能輕輕拋却呢。」

當時噴水池水花飛濺。煞是好看。那領事望着這景。發了一會愕。彷彿有點礙眼似的。便又往前說道。「後來經我一番勸說。勃郎倒也有點覺悟了。並且說。從此以後。我自當專心一志的教書。決不再和那女郎會面。他走了之後。我也有點感歎。誰知過了三天。他又跑來踵門求見。依舊坐在你坐的這個地方。對我還沒說了幾句話。便撲簌簌掉下幾點淚珠來。抽抽噎噎的說。我和那女郎是決計不能離開的。離開了他。我就得要死。那女郎也是一樣。現在我已經被他的柔情層層的籠罩住了。這却如何是好。當下我想了想。便對他說。既然這樣。那還有什麼辦法呢。不如你就領着你那意中人到我這兒來。讓我替你們證婚。成就你們的姻緣罷。成婚之後。你便可以將他帶回祖國。兩家頭好好度日。成就一份小家庭起來。豈不很好。我

提出這個計劃。同他談了又談。議了又議。因為我對着他委實是很表同情的。所以他到高興的了不得。站起身來。團團轉得像隻小狗子剛洗過澡一樣。後來我們慢慢談到經濟問題。算算他們倆一路動身。須得花費多少錢。乘什麼船是好。他似乎也很有把握。看看大致都已決定。他猛然想起一事。說不好不好。我對於教堂裏的關係怎樣擺佈呢。我被他這麼一提。倒覺得有點為難起來。因為我並不是教堂裏的人。所以對着他的事務也不甚明白。況且我當初看他對着這層問題。並沒提過一句。料想是情願犧牲的了……他又說。他在那教堂裏如何熱心講道。看看已有成績。現在如竟挾女私逃。豈不落得人人唾罵。非但不能做別人的表率。倒反引着別人叛道了。我說這也難怪。你還是瞧着辦罷。如其爲着那女郎設想呢。就得早早設法成婚。早早領取護照預備出境。如其爲着那教堂裏的事務設想呢。還是放開心腸不去胡思亂想的好。他末了對着我說。我這時也不能決定。還是讓我一個人

去想他兩個禮拜罷。至於在這期間以內。我是決計不同那女郎會面的。說完這話。他就走了……約摸在他走了一個多禮拜之後。一天晚間。我走到這花園裏來散散步。抽抽煙。預備回到屋裏去睡覺。看看天空月亮還沒出來。園中十分黑暗。彷彿已經跑到大鯨魚肚裏去一樣。其時正在出神。忽的聽見牆外發了一種聲響。我心裏說。這一定是頑童預備翻牆過來偷果子吃了。我便悄沒聲的走到牆根底下。準備等着他過來。將他一把抓住。說時遲那時快。我耳邊便又聽見了一種很大的喘息。並且好像有人在那裏捉迷藏似的。摸來摸去。大概是預備翻身上牆。後來居然有人爬到牆頭上來了。還沒跳得過來。早聽他大叫一聲。不知是何原故。我心下十分納罕。想他或者大意觸着了一根刺籐。所以纔痛得這般狂叫。當下我又想。這一定不是土耳其的人。因為土耳其的人要有這般舉動。必先要在日間來兜個風。看看牆頭上什麼地方好做手脚。便牢牢的記在心裏。準備着晚間來爬。我其時正

沒好笑。猛不防屋裏的叫門鈴又瑟瑟楞楞的作響。便趕快跑將進去。正在點着一盞油燈。誰知那門外又發了一個極大的呼號。嚇得我倉皇失措。面無人色。就同脊背上澆了一杓冷水一樣。我便搶步上前。手抖抖的將門扭開。說也奇怪。我脚跟底下忽然覺得棉軟軟的滾進一個很大的破布包袱來了。急忙將這布包用死力拖進屋內。看他畢竟是個什麼東西。哈哈。不看猶可。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人。這人我還認識他是個教堂裏的教員呢。」

講到這裏。就停着不說了。霎時間。這座花園裏除掉那噴水池的水聲。一點兒聲息都沒有。看他雙眉緊鎖。連目光都定了神。很像有點不快之感。那青年教徒重新取出一枝香煙。擦了根火柴。紅光一閃。這纔將他提醒。還沒開口。少年忙向他問道。「奇怪奇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他慢吞吞的答道。「神寶。你要知道。凡是一個人。要想陰謀別人家的財產。他的結果是萬萬不會好的。這種事情。如若再發生在那土耳其人的手下。就更不用說了。不過

現在你也不要這般作想。因為提起那天那個孩子。委實是可憐得很哪。他的衣裳全都扯破了。他的手呀臉呀。滿是污泥和血跡。他的眼睛又紅又腫。兀自低着腦袋。蹬在地板上。一聲也不響。停了一會。纔慢慢地抬起頭來。向我瞧看。嘴裏復又連珠價的哼着。不住的東張西望。急張急智。想找個地方躲避。我也不同他說話。只讓他細細聽了我一會。他忽又張開兩手。緊緊抱着我的大腿灣兒。嗚嗚咽咽哭泣得不成模樣。其時剛剛有個僕人端進些咖啡茶來。他見着更加害怕。只聽他驚呼一聲。拾起一樣東西。直向那僕人臉上摔去。還算沒被他摔着。後來經我費却許多功夫對他說明。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你須放心。並又將他放在一張舖上。讓他定了定神。這纔將他的情形。底底細細的說個明白……唉……提起那個孩子。他也並不是個壞料。原來就是那失意情場。伶仃孤苦的勃郎少年。你看奇怪不奇怪。當時他對我氣急敗壞的說。自從那天向我告別之後。便回到得校裏去打主意。整整過了

兩天到也。想開了不少。便就安安心心教授他的生徒。一些也沒記掛。到了禮拜那天。自己忽又攢掇自己去會一會他那意中人。好背地對他說。現在已經被教會裏的事務牢牢的拌住。再也沒空出來同你會面。好教他死心塌地。誰知事不湊巧。那天並沒會着。心裏覺得非常懊悶。像這樣又過了兩三天功夫。畢竟放心不下。便就對着他親自僱用的一個僕人喚做義瑟夫的。重重囑咐了一番。叫他打探那女郎的下落。沒過幾時。居然被義瑟夫探聽出來。說那女郎的父親。已經聽見別人家議論他的女兒常常在外邊同一個少年談話。但是少年的姓名。別人也不清楚。他父親追問着他。他只是沒口子的否認。後來逼得沒法。方纔端着個藥杯敲着銀齒說。「儂寧願飲此水而不願指郎名。」唉……端着個藥杯又怎講呢。這話也有來由。因為土耳其的人凡是要逼人口供。總有他們許多嚴酷的方法。恐怕這也是染着那專制魔王的餘毒罷了。那青年教徒豎着雙耳朵聽到這裏。把不住深深的嘆了

口氣。很急切的插口問道。「那就爲着這事纔將勃郎嚇到這步田地的嗎？」……那領事答道。「這也不一定是的。不過也有幾分。因爲勃郎那天得着義瑟夫打探出來的消息。知道那女郎準是萬分苦惱。他一時氣憤。便忘却自己是那女郎的秘密情人。一心想去同他會面。好想法去替他開脫。……照如今講呢。土耳其婚姻的界限。是已經漸漸打破。不過在那時候他們還是很拘泥的。莫要說同他們婦女論婚。就是你偶然和他們的婦女講一講話。管許他們會認做是全體的羞辱。說不定還要觸惱了許多街鄰。齊大夥兒想法來滴取你的碧血將他們的羞辱洗刷乾淨呢。」少年大聲說道。「但是我想那勃郎並沒侮辱他們的婦女。他和那女郎委實是一種很高尙很純潔的愛情呀。」那領事復行答道。「這話固屬不錯。不過你須知道。你和那勃郎却都是美國人。假如登在本國。這種事情也不成問題了。但是我現在講的是土耳其。人情不同。風俗各異。試問他們如何能相信呢。所以勃郎還沒出去。那

女郎的家屬早經得着風聲。天天來偵察他的蹤跡。差不多一天要有兩三趟。他的僕人義瑟夫。便想出許多主意。暗中保護他的主人。可是那班土耳其的人對着義瑟夫便就恨入骨髓。約莫在第三天日間。他照例上街購物。竟在路上遭人毒手。也沒人挺身出來過問。及至風聲一天緊似一天。連廚夫都不敢久留。可憐只剩下物郎單身隻影。逼得自己燒飯自己喫。在先義瑟夫陪伴他的時候。每天晚上還能够交一交睫。閉一閉眼睛。這時呢。他出來又不敢出來。睡又不敢睡。一飲一食。都怕人下毒謀害。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那種境界。他想來想去。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那天下午五點鐘的光景。他便帶着一柄手鎗。悄悄出門。沒命的拔步飛跑。幾乎吃人家捉住。虧他一口氣登山越嶺。連滾帶爬。纔算逃到我這個所在。那天晚間我瞧見了他。看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兀自愣着雙眼睛蹲在地上。嘴裏一味的毒藥呀的白刃呀亂嚷。差不多有個把鐘頭。別人對他講話。管許他一字也聽不出。簡直

變成個瘋人。後來他定了定神。喘了一口氣。慢慢地將他自己的情形說過一遍。纔略略把他一顆心兒放下。入睡的時候。還將燈點得明亮亮的。緊握着我的手掌。算作他生命的護符。這也算是漏網之魚。驚弓之鳥。難怪他失魂落魄。睡夢不安。委實是可憐得很哪。」

少年復行問道：「後來他走沒有走呢？」那領事把烟斗在脚上磕了磕。用襯衫仔仔細細的措着說道：「他走總歸是要走的。不過還是我替他在港口定好了一隻意大利的商船。親自把他送到一個下艙安頓。祝他一帆風順。穩達家鄉。及至那原船開回來的時候。我還巴巴的跑去會了會那位船長。操着不完全的意國語言和他攀談。藉此探一探勃郎的消息。船長說。在那船沒航進愛的那港口之前。好像還瞧見這個人的。及至登在那港口停泊了。夜。第二天起錨。就查出有個乘客失踪。據人說大概是登岸過久。誤了開船的鐘點了。由此說來。可見得勃郎並沒回到祖國去。後來他的親友。還一遞一遞的來信向我探

問他的行踪呢。」

這時暮氣漸沈。天色將晚。兩個座位上靜默了一會。那青年教徒纔顫着聲問道。「請問你講的這段故事對我又有什麼干係呢。」那領事搖頭答道。「對你並沒甚干係。我在先就說過那勃郎少年的情形與你不同了。不過其中也有一兩點可以提出來做你的參證的。因為他同你一般是活跳跳的青年。一般是教堂裏的教徒。他那天巴巴跑來對我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語氣之間很是執拗。也和你今天差不多。但是他後來曾經受着了許多痛苦。經過了許多艱難。也算是他的不幸。我還指望你同他一樣嗎。說到這裏。他又抬起他肥胖的身體來。將椅子湊近那少年說道。「你平日間在外邊經營的事業。我也不大清楚。究竟你對於這地方的人民。是不是有幾多好處灌輸到他們腦筋裏去。我更不能貿然加以評判。我每逢禮拜。只索坐在座花園裏面養靜。從沒向教堂裏走動。看起來這固然有幾分是我們一班年長人的頹唐氣象。不過我靜

坐在這裏。自信却能從那日光之中。吸收着許多宗教的意味。並且可以側着耳朵靜聽外間的行動。把來調和我的精神。從這個上面。你却不要把我當做老朽。倘若我常常到會祈禱。果然就能够對你加點幫助。那我也樂於從事的。不過這也未必盡然罷。」

那領事說罷。自管用眼睛骨碌碌的瞧看少年。彷彿同他挑戰似的。那少年低着頸子不做一聲。他復行嚼着煙斗。假意的嗅了嗅。一味溜着目光去領略那黃昏的情趣。過了一會。又用煙斗輕輕點着那少年的膝蓋說道。「神寶……倘若你是個十分有定力的人呢。那到也不用多說了。現在既然瞧着你這般不知輕重。怎能生生的讓你一味胡來呢。試問你天天手裏捧着書本。對人講解的是什麼。嘴裏唱着詩歌。叫人懺悔的是什麼。如何事到臨頭。就一些不假思索。我剛才講的那段故事。你曾經從裏面提出個要點來。說那少年和女郎是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這還算你心地清明。能辨出他確是個很高尚很純潔的

美國少年。所以纔沒做出一些輕薄的舉動來。我想大凡

又要輕輕放下呢。」

一個人登在世界上。自己固然要尊重自己。就是對着同

這時靠在左近一座清真寺的塔上。忽的扑簌一聲。送來

等地位的人。也須處處提高他們的人格。信任他們的行

一種招贖司集會講道的信號來。那領事不覺曼聲唱道。

爲。沒的信口雌黃。意存攻擊。教別人聽着笑話。那纔稱得

「伊人心目中。安有上帝在。日日言信仰。唯摩罕穆德。」同

起是一種好青年好國民的氣度。這也是你們一班青年

時那海上微風。又習習的吹來一陣。接着又從那小禮拜

應當知道的。進一步講。凡是青年不但自己要獨善其身。

堂裏面遠遠送來一派和美的歌聲。那青年教徒登時站

並當處處做別人的模範。引導別人努力向上。就如你在

起身來。活現出一種很興奮的神情。將帽子拿在手裏說

這地方講道。人家不一定要聽你嘴裏講的是什麼。並且

道。「先生……今天這一席話。到教我得着一個極大的

時時刻刻注意你的行動。看你所作所爲的是怎樣。日長

覺悟了。那領事呵呵的笑着說道。「有閱歷的話。確是可

久遠。果真看出你是有一種光明正大潔白無瑕的生活。

以使得人人覺悟的。所以我常常想。我若真個跑去講道。

並沒一些人我的界限。眼睛裏瞧得起婦女。不把他們當

倒是很好的口才呢。」一邊說着。一邊就跑去開大門。在

做玩物看待。到了這個當兒。無論他們平素奉的是回教。

門口站了一會。很疑神的望着那少年匆匆回到他那學

是佛教。或者是別種的宗教。我敢說他們一定會慢慢得

校裏去了。少年走後。他關上了門。用手摸着那蓬蓬的亂

着耶教的精義。把來滲入他們所奉的宗教裏面去的。這

髮。慢吞吞的走進那座白石堆砌的領事館。剛才那座花

我也不一定是講的宗教。無論什麼事業却都逃不了這

園。又在那夕陽反照之中。烘成一片鮮紅的顏色。這時他

個定例。照現在講。你既然負着這傳教的責任。那爲什麼

已經跨進了住屋。一步一步踱到牆角頭放着的一張大

寫字檯旁邊。立定腳步。略怔了怔。便順手開了一個抽屜。從那亂紙堆當中。伸手翻出一封信來。提高着嗓音朗朗的唸道。

夫婦。素願獲償。謝天之佑。鄙人極盼明年今日。食口得以滋繁。樂趣益無窮盡。想亦先生所樂聞者也。葛琳自愛的那發。

凱來先生台鑒。彼姝多情。不我遐棄。業經離父遠颺。邇來就我。並已安抵於此。想先生早當聞悉矣。頃者雙方已由披羅士地方之領事爲證婚人。正式結爲

他唸完這信。看了又看。顛着他肥胖的身體復又呵呵一笑。只聽他嘴裏喃喃的說道。「噢……他的名字原是喚做葛琳的。並不是勃郎。我倒記錯了。」 (完)

徵求論著小說

金星人壽保險公司發行年刊一種徵求各種關於勸導人壽保險之論文雜著小說或諧作圖畫等不拘何體凡經錄登本刊者每千字甲種酬洋五元乙種酬洋三元特別佳作則贈特種酬每千字洋十元圖畫甲種酬洋十五元乙種酬洋十元特種酬洋三十元投稿請寄上海四川路一百三十四號本總公司凡來稿請書明住址并蓋圖章將來憑章領酬無論取錄與否原稿恕不奉還截止期限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

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啓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
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
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
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
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4(11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美

封信箋信

君欲購精美之

信箋信封乎？

本館發售中西信箋信封製作精美久承商學各界歡迎茲又特向美國著名紙廠定製信箋信封各數十種大小俱全式樣最新所用紙張均係上品並備有粉紅信封及素信封以供慶弔之需另有紙夾一種為夾信箋信封之用亦係新近出品極為精巧如蒙惠顧取價從廉藉副盛意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二) 排泰音將軍

谷芳

一九一六年。德法兩國在凡爾登的

一番大戰。是歐戰裏一樁極關緊要

的戰爭。法國方面的大將。就是排泰

音。這位戰勝德軍的排泰音將軍。生

於一八五八年。法蘭西北部聖烏木

地方。十七歲進凡爾塞附近的軍官

學校。在校時很注意修養。六十歲的

時候。他那幼年在校時的修養。還是

不廢。他每逢打仗都親自到前線去

察看軍官們的行動。有時坐着汽車

在濠溝旁飛也似的奔馳。在凡爾登

一次大戰。只幾個星期就累倒了十

二個汽車夫。內中一個向人道。我情

願在濠溝裏打仗。給排泰音將軍駕

車。真是討死。

排泰音平日很能刻苦。凡爾登之戰。

他住在前線一間小屋裏。只有一牀

一桌。和幾把椅子。夜裏點的是一盞

暗淡的油燈。身上穿着舊的淺灰色

軍服。帽子和袖口上的星章。也未換

過新的。凡爾登戰後。法國人民都想

瞻仰他的風采。只怕當面見了還認

他是兵丁呢。他在軍隊裏見有吃不

起苦的。就竭力勸導。有一天下大雨

的時候。他科着頭在雨底下站了好

幾個鐘頭。給兵士們一個鍛鍊刻苦

的榜樣。排泰音身材較常人略高。目

光敏銳。很能表出他是個富於決斷

力的人。他的精神也非常充足。有一

次法軍在凡爾登很不利。他伏在案

上。做了五日夜的事情。毫無一點倦

容。在大戰前著過許多討論克己的

講義。大意是說做軍官的在臨戰時

能够鎮定。就易操勝算了。歐洲軍界

的人。很佩服他這講義。布加利亞王

很讚賞他這講義。特地贈他一塊名

譽勳章。可是他得了並不懸掛。凡爾

登戰勝後。他拒絕報界裏的人來拍

照。又要求他們別在報紙上宣布他

姓了。

的姓名。足見他真是個不好名的英

談 四頭蚤價值一千二百元

劉培風

英國羅斯卡伊得。是世界有數的財主。他雖然身任代議士的職務。但是甚麼有錢的人和王侯。都不及他這樣奢侈。並且他耽着一種普通人思慮不到的娛樂。這娛樂就是聚集各種鳥獸身上的蚤。他所採集的蚤。雖然大博物家也從沒聽見過。據說這大財主開始這出奇的娛樂時。不過十年前的事情。他發遣了採集人到四方。得到蚤類二千餘頭。其中有虎蚤、獅蚤、孔雀蚤、雀蚤等。選了許多珍貴的。藏在博物室裏。財主常常去賞玩。當做娛樂。但是採集三四年。獸類的蚤還沒完備。於是遣人到處搜求。大概齊全了。只缺少棲息北極地方雪中白狐的蚤。據採集人說。是不容易到的場所。恐怕終究得不到罷。

從此財主言動思想都在這上面。並且趕緊在加拿大幾種大新聞中登上廣告。願出重酬購求北極白狐的蚤。因為加拿大採取毛革的獵戶很多。

數月後。財主家裏接到小包郵信。內中有玻璃管一枚。鄭重保存四頭蚤。上面標明獵取的場所和月日。並且附了該店店家的證明書。可見這白狐的蚤。是的確不差的。財主歡喜極了。贈了送蚤人百二十磅。約合我們國幣千二百元。四頭蚤值千二百元。這真是可驚的高價了。



妖髻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紓
吳縣毛文鏞 同譯

第十章

主教笑時。而綠衣郎則易紅衣。加以金線。亦匆匆入室。見
主教狂笑。則攢眉不語。女亦見夾室之女。貌頗娟秀。而愛
白雷殊加輕藐。主教呼夾室之女曰。阿鶯諸。汝觀爾敵人。
美會如爾乎。紅衣人言曰。爾勿絮絮言此。主教曰。此屋屬
我。我固有發言之權。紅衣人大罵。阿鶯諸謂愛白雷曰。汝
何爲至此。至此何爲。愛白雷曰。吾甚欲歸老倫司耳。汝謂
我心悅此間耶。阿鶯諸曰。吾力能送爾歸老倫司。即謂紅
衣人曰。擺羅。汝以馬車將此人歸。擺羅罵止。言曰。吾不送
歸是女者。汝將如何。愛白雷曰。汝敢以強力劫我耶。擺羅
曰。我焉不敢。且爾知我何種人。愛白雷曰。吾不知爾爲誰。
但問主教。與此女果何係屬。擺羅曰。吾即擺羅。此少年之

主教。即吾弟九阿巴尼。愛白雷曰。美里美子孫。乃如是耶。
擺羅曰。美里美子孫。初未嘗加害於爾。吾果不欲爾留者。
即遣爾歸。並告子拉得司。以當夕之情態。吾亦一無所懼。
主教曰。阿兄過矣。吾意不如立遣愛白雷歸。愛白雷曰。
吾爲斐烏里曼之愛女。嫁子拉得司者。汝果禁我是聞。則
吾心深爲爾虞其蹈險。主教曰。阿兄所爲如此。令名其焉
能保。吾觀此女。頗有貞操。辱之非義。擺羅且慚且怒。言曰。
吾之拘囚此女。正以辱子拉得司。以彼一心圖我。勢在不
能不復吾仇。且彼既仇我。我亦姑與之戲。厥罪微耳。忽思
及克雷多泛。乃謂愛白雷曰。部那邦土所授爾之鎗匙。即
啓秘室之關乎。愛白雷曰。然。擺羅曰。然則克雷多泛之潛
逃。汝亦當知其略。愛白雷曰。此事可以勿言。吾宜之於衆。

則爾益無地自容。擺羅笑曰。此女轉能怖余。區區一銀行市儈之女。乃能吐屬如此。亦云奇矣。主教曰。愛白雷幸慎口。果爲宣布。汝何立足之地。吾意甚服其聰明。卽謂愛白雷曰。此吾兄遊戲之舉動。汝當恕之。可以自由歸爾父家。經曰。負屈如是。吾必有所報。擺羅曰。吾亦嘗言之矣。吾曾允以代覓良匹。以密司多美尼爲媒。成婚以後。吾尙思爲爾築一別墅。阿騫諸曰。擺羅。汝爲彼覓得美丈夫。甚佳。唯築室之事且緩議。以爾尙未爲構新。今尙僑居主教之家。愛白雷曰。吾既不辭前婚。亦不悅新宅。此二事我自任之。萬不叨爾憐憫。並承爾爲我媒妁。擺羅曰。女子大有膽力。愛白雷曰。吾家獨立不倚。故不能屈爾威力之下。汝今雖距鞍而坐。然轡不在手。亦不得鞭。後此經人力推。卽蹶馬下。阿騫諸曰。此儉荒之言。不宜出諸女子之口。以吾觀之。此間女士。多儉荒可笑。主教曰。汝勿以吾兄遊戲之言。用是耿耿。須知吾家非噫人者。不過祖宗管理是間有年。吾亦繩其祖武而已。愛白雷曰。爾自盡爾職。今可以縱吾行

矣。阿騫諸曰。吾亦鬱鬱居此。不如送我城中。主教謂愛白雷曰。爾隨吾行。吾立送爾歸。愛白雷曰。汝極力辯白爾家之謬。然而晚矣。主教曰。汝當知吾身一無罪戾。今當因我之故。曲恕吾兄。愛白雷曰。此事容後。此規畫。吾不能無憾於心。主教按鈴呼侍者入。旁屋亦大燃其燈。見阿騫諸坐而擺羅立。怒氣勃勃。少須擺羅出。主教亦出。阿騫諸問愛白雷曰。若年幾何。愛白雷曰。十八矣。阿騫諸曰。吾已二十。吾恐身軀過碩。汝以爲何如。且汝爲老倫司人。吾則來自比尼司。復曰。此事擺羅愛爾耶。或但與爾爲戲。愛白雷曰。戲耳。阿騫諸太息曰。此人初無性情。亦無積累。唯其弟甚聰明。必有一日履教皇之寶座。主教常爲詩。寓密司多美尼之妹斐烏拉。斐烏拉之爲人。吾亦見之。然既相逢一次。後遂不嗜再面其人。愛白雷聞言夷然。從容問曰。汝愛擺羅乎。阿騫諸曰否。吾別愛一詩人。其人能爲讚美上帝之詩。彼擺羅精粗不擇。唯多是計。吾故恨之。愛白雷曰。我心一無所愛。果愛擺羅者。則使心醉。亦復易易。阿騫諸曰。女

子之心。欲求淨靜。則宜斷去情愛。方爲無牽掛。正恐情不自禁。遂自束縛。且汝胡不往嫁密司多美尼。語次門開。擺羅入。執愛白雷之手。言曰。馬車已停門外。吾之總鑰匙。不在爾身耶。女曰。在屋中案上。蓋心不欲還。冀留此尙有他用。擺羅無言。引之外出。阿騫諸珍重送之。旣出門外。殘月尙明。擺羅尙力引女手。曰。其初尙屬游戲。後此或能成爲婚配。須知吾心至愛汝也。愛白雷知其行僞。卽曰。汝弄我於股掌之上。以爲我不如汝何也。且俟後來。能否乞我原諒。擺羅曰。汝果能長留於他。伐具羅間。則我或足自補其過。我固爲是間主人翁也。匆匆遽上馬車。而主教亦至車下。曰。汝歸時。幸勿述克雷多泛。及吾兄游戲之事。果能慎口。必有重酬。女曰。吾甚感主教。敢不當心。於是珍重而別。此爲佳節之第二日也。

第十一章

八日之後。克雷多泛。至聖馬哥教堂。此時止羅拉毛。聲望日高。以逐日指斥教皇之短。及擺羅之橫。怨抑之平民。無

不悉心傾向。不惟羅馬小國之王。咸加欽慕。卽歐洲諸大國。亦以止羅拉毛之政權。已駕擺羅而上。自止羅拉毛。與教皇違言以後。乃少變其宗教之法程。似此間已別成派別。不屬教皇一派。克雷多泛旣至。見院中有多美尼神甫。與康得親王。同行甬道之中。克雷多泛見親王。心殊不悅。以爲此來。有告密之言。防爲親王中梗。然尙含笑與王道寒溫。旣見止羅拉毛。彼此入座。克雷多泛曰。吾日來見王。顏色頓變。前此王與波里支安那。及羅藍佐談藝時。神思飛越。不類今日之抑抑無歡。王曰。吾前此殊虛糜時日也。止羅拉毛曰。吾恐汝虛糜時日正多。今茲不入教門。擬待垂死之時。方皈依大道耶。前此天主。速王入道。今自踐跣。恐王靈魂。永無飛昇之日。王愀然曰。此正吾短。吾雖知已過。然尙喜美術。乃世俗之繁華。止羅拉毛怒曰。世間濁物。王乃無力。以足蹴之頓踏耶。王曰。然則美術及繁華之愛戀。得無爲鬼所憑。日夕弄我。使我不能割棄以入道耶。止羅拉毛曰。汝不憶教主與一少年言乎。汝欲證道。當決棄

一切富貴及財產。子身從我。則與道庶幾矣。此少年不可遂舍救主而去。王曰。上座。吾願悉我之書籍畫幅與寶石。及著成之藥本。悉贖送院中。然後皈依座下。容或非晚。止羅拉毛曰。吾聖馬哥第一開山鼻祖。曾有遺言。凡證道之人。不應挈其家產入堂。然繼承之人。仍留金銀之器。及一切珠寶。自吾主持堂事。悉屏去之。今日堂中。已空無所有。逐日飲食。全恃布施。及教徒出授人書。得錢自贍。王曰。上座太不近情。如是清苦。吾焉能堪。止羅拉毛曰。汝焚其書。以寶石送人。以金錢濟衆。子身來此足矣。心中宜沖虛。宜愛上帝。功成爲道侶矣。王曰。此太難事。多美尼曰。王當自思。財產雖亡。而神明自得。定有無窮之安樂。止羅拉毛曰。康德。吾言盡矣。下此聽爾自裁。吾不汝強。康德顧克雷多。泛曰。上座之言過刻。轉足以拒入道之人。止羅拉毛曰。吾非逼爾入門。但示人以光明之大道。至能行與否。則自存其人。康德復親上座之手。曰。果上座明日得聞。吾尙再來請業。語後輿辭而出。止羅拉毛謂多美尼曰。此人欲死矣。

彼所研究之美術。究有何力。能與上帝愛人之心抗抵。多美尼曰。吾思康德卽屆死期。亦必皈依座下。止羅拉毛曰。吾思康德。垂死至不以口親其戒指時。或能知吾道之不欺人。復謂克雷多泛曰。汝觀康德如何。多疑無斷。殊可憐也。克雷多泛曰。弟子亦以爲世人宜治世事。道人宜與天通。而弟子仍爲世人。故未能上通帝指。止羅拉毛曰。汝言亦然。卽吾堂衆。有宜汲井掃地。有宜演講悟人者。本分治事。與傳道兩門。並行不悖。倘爾不思傳道。卽以實心實力爲人。亦不悖於吾道。此時復有二信徒入。多美尼卽與之同出。室中但有上座。及克雷多泛二人。止羅拉毛曰。吾久不見汝。汝不赴他伐具羅耶。克雷多泛曰。弟子本欲偵取擺攤劣迹。願乃墜彼伏中。幸彼家有女子。啓秘室之門。縱弟子出。不爾。身首且不自保。止羅拉毛曰。老倫司域中。能容此魁蠹。彼父兇穉無尙。不圖薙尾乃更毒矣。吾思擺攤之兇虐。不久且曷。克雷多泛曰。擺攤去後。主此席者。當屬何人。上座曰。耶穌基督。克雷多泛曰。上座安屬。止羅拉毛

曰。吾仍無改前狀。仍爲導師。諄勸老偷司人民。同趨天路。此吾職也。克雷多泛曰。吾師獨不願爲大主教耶。止羅拉毛曰。汝謂我低首下心。受教皇部勒耶。克雷多泛曰。吾師安能與羅馬總教會。力加撓抗。止羅拉毛曰。總會宜尊。而司會之人宜斥。况今教皇保支爾所行所爲。至令人掩耳。不願更聞。乃使其人握天堂地獄之鎖鑰。實爲道人夢想之所不到。今茲定可利中主教。已與教皇告絕。逃入法國。懲惡法皇。攻取意大利。此役決定。吾已預料其有此。克雷多泛思止羅拉毛之言。特自張揚。蓋主教之力。決不能鼓動法皇也。即曰。上座。果法兵已來此間。必蕩平不留遺。噫。後此之事將如何。上座曰。意大利敗後。吾輩當至君士旦丁。盡逐回教之人。變爲基督教門聖徒。則吾輩不患無立足之地。雅露散冷。旣爲我有。則全國均基督教中人矣。克雷多泛曰。此言近舊時之夢。止羅拉毛曰。夢垂醒時。不久地球中但有一皇。皇卽基督。克雷多泛思此人兇縱已極。較擺羅之心乃尤肆。卽曰。上座不嘗與康德言。入道者須屏棄一切乎。據此而言。則歸諸虛無寂滅。而上座乃云欲

帝全球。則入世網不更深耶。上座曰。有時吾亦欲思高隱無爲。已而自念。教門中人以度人爲上。故不能不出與世事。且上帝旣授我以先知先覺之能力。胡能投之木石。法宜入城。與衆宣講。方稱成人之美。語後移座近克雷多泛。言曰。汝爲我心腹人乎。克雷多泛曰。然。唯此之故。不見直於擺羅。吾果至米蘭中。說司波查王者。或能少展抱負。上座曰。勿爾。須知擺羅之能居此。爲日無多矣。遂起而他行。克雷多泛知上座之心。必有陰謀。不令己身參與。亦不聽少分其功。卽曰。上座會否與米蘭。及法國各使者聯絡。上座曰。各國旣以使來。禮宜款接。初無隱秘之謀。克雷多泛曰。上座之權。伴於國主。將來何以設施。上座曰。吾仍爲窮神甫。以耶穌之軌範自坊。克雷多泛卽與爲禮而別。出後太息。以爲來意不能自伸。蓋歎止羅拉毛之不助己排去擺羅也。時有司關。追告克雷多泛曰。適有童子。賣書至此。寄君。初未留名。克雷多泛。卽路燈中啓視。書中寥寥。但作數語。曰。果克雷多泛先生。記憶樓中之言。卽至愛白雷家。有語奉商。以早至爲盼。

(未完)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國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華吞電燈泡



價相巧 光線足

最耐用 最省電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七五四六七八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巡夜人

楊小仲

這個經我自己選擇而認為適當的職業，自然和平常人們的生活，是相反的。在人們的眼光推測，以為我是寂寞而煩勞至極點了，其實我的外貌雖然是萎靡不振，我的心却是寧靜而甜適的，我的理想是簡單的，我沒有非望的慾念，我沒有爭勝競強的心，我安然度我刻板的日子，謹謹慎慎看守我的職業，等待那最後的使命到我的身邊的時候，我就可以脫離這個世界，繳還我的職業。我忘了我的歲數，我亦不問這是什麼年，什麼月什麼日。天本沒有什麼年月日，這原是人們假定的，我僅僅知道，今天之後是明天，明天之後，再是明天，餓了喫飯，倦了

睡覺，白天是這樣，黑夜亦是這樣。

我自從到這個公司做巡夜人，我的竹筒裏已有了
一百幾十個銅元了，——每一個月發一次工錢，我就丟
一個銅元到竹筒裏，這是我到了這公司的計數，——額
下的鬚鬚，變成花白顏色，垂拂到胸前，手上的皮膚，亦起
了無數的皺紋。老境一天天在我身上加重了，這並不是
因為貧賤而這樣的，一切的人們都不能避免，這上天所
定的規例呵，我又有什麼憤嫉而怨恨哩。

那住在靠近後門的一間小房子裏，祇夠一人住的
房裏面的用具，承他們的情，給我的都很完全。這裏聽不

見機器的嘈雜聲音，亦聽不見使人心裏震蕩的上工下工的鐘聲，房裏一張牀，一張桌子，兩張小方椅子，除了一套燒飯的器具，一盞燈，一盞巡夜用的有玻璃罩的提燈。我常在白天裏睡，這是我應份的，沒有人來擾我，就是太陽亦不輕易探近我房子裏。到了夜間，衆人都作罷了他們的工作，去睡眠休息，我却很從容的走出我的小屋，會合我的火伴，從事我們受了這公司的委託的重大職務。

我的同事伴侶，一個是老王，一個是周二，他們的年紀都和我相仿，在公司裏的年代，周二後我幾年，老王却在我之前就來了。我和他們感情，都很融洽，我們在世間是另一個團體，關係自然是很密切的。周二是一個歡喜

說話的人，他的鼻樑凹進，嵌着一雙滯鈍的眼睛，鼻孔向上，一副便於說話的嘴唇，門牙上裝了一隻金牙齒。老王終年常常是沉醉的，酒就是他的性命，離了酒他就沒有氣力，喫酒公司裏自然是不許的，所以他祇能在暗地偷喫，有時被管理的人查見了，就要罰工錢，他雖然遇到苛

刻的罰例，亦不能改除他的習慣，他時常說：「要我停止了酒，除非等我斷了氣。」他們當的是雜差和這個巡夜的職務。他們都有家室，時時嘲笑我是「孤老」，自誇有家庭之樂，老王還有個風癱的父親。

下午七點鐘之後，我自己煮了飯，喫了。等到那做夜工的下下班。都出了廠門，這時大約已經在八九點鐘，我點亮了巡夜的燈，坐在那裏，喫着旱煙，等候他們，而他們亦就來了，照例在門外喊着說：「老張是時候了，」我立時熄滅了烟火，提了燈，拿了一根手仗，和他們一同出去，老王亦提了一盞燈，周二拿了一把鑰匙，各人身邊都帶一根警叫。

我們循着日常所走的道路巡看，我們都提心吊膽的很經心仔細的看察。第一次之後，停了一點多鐘，再巡第二次。隔了一點鐘，再巡一次。這時世上的人們，都平心靜氣安穩地睡了，夜已深了，全個世界，都沉浸在這偉大黑暗的當中。我們三個人，兩盞明亮的燈，不停的走着，從

這裏走到那裏，從這所房子，走着那所房子。我和世俗很少接觸，心裏不存什麼世俗的觀念，我閒暇的心，可以深深地賞鑒這靜寂的夜景。

在這個時候，我們這裏靠在鄉村左近的地方，人聲都一概停止了，明亮的月，臨照着大地。我們在各處巡看，偉大聯續的房屋，鎮定而嚴肅的矗立在冷靜的空間，月光射倒他的影子，橫輪在地下。每離了數十步的一盞路燈，寂寞的立在那裏，放出微弱慘淡被月光掩蓋了的光線，晚風襲在身上，時時的打寒噤。深夜正在私語着，神祕繁雜的聲音，似乎圍繞着我們耳朵的左右。有時月光隱沒了，路燈依然沒有精神的照着靠近幾方之內，各處都是漆黑的，我們的提燈，在這黑暗的當中，開了一條路，給我們沉默的走着，或者高聲談笑的走着。

這所偉大的工廠，有了十幾年的歷史，最初是很小的資本，現在因歷年的進步，已成了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工廠了。這裏面藏着許多資本家的威嚴，養着衆多勞動

界的生命，和依靠着生活的股東們。我們三個人，僅僅是這裏面最小的寄生蟲，而他們却把這重要和萬人所依靠的生財之地，交給我們三個些微小人看管，我們擔負這重大的責任，怎能不戰戰兢兢格外的謹慎咧。

一年之中，自然是免不了有許多天要下雨的，我們身上，穿着硬厚的雨衣，在淋漓的雨下走着。手裏提着燈，脚下套着笨重的雨鞋，我們把頭頸縮在衣領裏。釘了鐵釘的鞋底，在濕滑的石路上，在淒冷的夜裏，清亮的聲音，四壁發出單調的迴聲。雨點潑頭洒了下來，呼吸都有點困難，沿漏滲下的水，如溝裏冲着急流的水相仿，如各種的音樂同時奏了發出複雜急促的聲音——雖然是這樣的雨夜，我們亦不敢偷懶，仍然一處一處要巡看到，因為偷竊最宜於雨夜的。

有時起了狂暴的風，把各處的灰沙都捲了起來，在空中一陣陣嗚嗚的吹着，洋鐵皮的屋頂上，電線上，都發出有韻節的聲音。有時起了迷濛濛的霧，濕氣塞滿了所

有的地方，把各種的東西，都遮隱沒了，提燈在濕霧裏發出昏暗的光，僅夠照着脚尖。有時下了白漫漫的雪，佈滿了全世界，一切有色的都變成白色，蓋着潔白的雪花。我們對於這種不同的夜景，亦都歷遍了，譬如到什麼時候，什麼氣候，換穿什麼衣裳。

以往的歲月，都是這樣的過去，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可說是在一個模型裏了。我亦不覺得快樂，亦不覺得厭倦，大概人生都是這樣的，例如沒有一個人能說，「米飯，或者麵包，或是喫厭了，不願意再喫了」的話。

在我平凡生活裏，沒有什麼事可以引起我的記憶，我的家庭，早已在我記憶中失去了，以前亦沒有值得記憶的事。惟有這件事，因為是職務上的關係，每每的逗上我的思想裏——現在我又想起這件事了。

大概是我到了這工廠的第四第五年的冬天，這夜天氣很冷，我們照舊繞着廠屋，巡完了第一次。他們兩個人都坐在我房裏閒談，我泡了一壺熱茶，各人吸着煙，喝

着茶。周二把頭頂着牆，腳直着踏在地下，很安適的坐在椅上，我坐在牀邊伴着他們。一盞沒有熄的提燈，掛在壁上。老王今天又喫了酒，但沒有大醉，把身體蜷縮着坐在椅上，面孔在不很明亮的燈光下面，耀得發紅，連連喝了幾杯茶，我們無次序的無意旨的談着笑耍。周二忽的放尖了聲音，唱了一齣小調。

老王嫌他膩煩，喊着說：「周二哥，歇了罷，對不起，實在有些觸耳朵。」

周二不理，還是往下唱，老王手裏端着一杯茶說：「你再不停，這碗茶澆上來了。」

周二帶笑夾着唱聲說：「不要鬧，還有四杯酒了。」我亦笑着說：「讓他唱完了罷。」

「唔，」老王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倒這般的快樂，想想今天毛先生的事，你也唱不到這樣的高了。」

周二雖然沒有把歌聲停止，但聲音放低了，回過臉看了老王一眼，勉強唱完了一段，還有兩段沒有唱完，亦

就停住了。把眼睛看在房內天花板上，呆呆地一句話不講。

房外的北風，嗚嗚的吹着，老三忽手指着外面說：「天在動怒咧。」他的面色，是很凜然的。

他們這種希有的神情，使我動了疑，我問着老王說：「你說的怎麼一回事？」

「偏他歡喜在人高興的時候，提這些沒來由的事。」周二向着我說：

老王不睬他，對我說道：「本就要告訴你了，不過提起了叫人頭髮直豎，老天也會叫這種人，活着在世害人。」他又指着周二說：「他亦曉得，全廠裏不過三個人曉得，我和他，還有就是那個萬惡不赦奸險的人，連那班受害的人，自己還不明白爲的什麼咧。」

周二坐轉身子，面向着我們，他的態度，漸漸變成老王一致。

我問說：「是那一個呢？」

「這個人名字，叫蔣光昌。你大概曉得吧。」老王說；我點了點頭說：「曉得，但是做些什麼事呢？」

老王向周二說：「你會說些，請你說罷。」

周二應了一聲說：「好的，我講給你聽，你不大到外面來，自然要講得詳細點。」他呷了一口茶，手捧着熱茶壺取爌，就很爽利的說下去。

「這個姓蔣的，來了亦祇有四年，有人說他是經理的親戚。他的外貌很像個慈善心腸的人，說話亦沒有高大狠惡的聲音。初來的時候，在賬房裏寫賬，二年之後，改了現在的第三棧房的管理主任，並且有干涉和監察工人的權。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愛錢，他的巨深的貪慾，亦沒有滿足的時候。如果遇了謀錢的機會，好像螞蟻見了死蒼蠅，無論怎樣的困難，他總想拖進窠裏才肯罷手，一切的惡果，因此造成，把人格撤到臨低的一層，連我們都不如。」

「他的渾號叫黃鼠狼，因爲他的方大臉，又有人叫

他判官。以前他在別一個工廠裏做管理人，事事苛刻，受了大家的反對，把穢物投在他面上，做不下去了，就到我們這裏來。但依然是以前的行爲，沒有更改分毫，刻薄寡恩，原是他從天分裏帶來的。他對於以下的職員和工人，都非常的嚴厲。發給工資，和關於銀錢的事，他一味地苛刻，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以為這是保護公司裏的經費，節省了公司裏開支，因此堅固他的地位。

「在公司一方面呢，看他這種行徑，可說是「正中下懷」，因為這些微細的事體，如果由公司當局出面來作，未免太示人不廣，要失去一般的人心，並且要招致許多怨恨，既有這麼一個人出頭來作，落得裝作不問不聞，把這些怨恨詛咒，都推在這個人身。他亦明知公司當局是如此對待他，因為利益上的遷就，也就捨棄了一切，甘願代表公司，擔代這樣的事體。這兩年他的薪水，年年加增，而外間的怨毒，亦逐漸的加增。——他如果真能很忠心對待公司，亦就罷了，但他仍亦是作奸舞弊，逞足他

的慾念，等到將來發覺了，就輕易的移在別人身上。所以他的人品，給衆人都看不起，不是因為他權勢的關係，早就要他的好看了。」

他說到這裏，把捧着的茶壺，倒了一杯喝了，重又向着我說：「我告訴你毛琴清的一樁事。」

「毛琴清在我們公司裏，有了十多年了。起初很小的職份，因為他誠實行爲，得到這管理第一棧房原料的職務。他做事極認真，但他的性格，確是非常暴躁，容易得罪人，他和蔣光昌自然有些不相投，他們時時因意見的不同，起了衝突。」

「上兩個月，毛琴清因他的父親生病告假，蔣光昌時時來查看他經營的原料品。那天工人都散了出去，叫我們兩個人，把那上好的線紗，抬到自己的棧房裏，用原來的包裹，裝了幾包劣等的貨色，抬到毛琴清的棧房裏，蓋上第一棧房的印戳，擺在原来的地方。把換來的好線紗，私私地運回家裏。這些事體，都是我們兩個人替他

做的，他以為我們是他的心腹，以為我們是誠實不多話的，又以為八月節他賞了我們各人兩塊洋錢，我們已經受了他的賞了。其實我們在他手下做事，因為飯碗的關係，既不干我們的事，我們又何必多話，惹許多是非呢？

「隔了幾天，蔣光昌到經理面前，報告第一棧房裏的線紗，與存數不符，請求盤查。果然盤查之後，毛琴清就定了個舞弊的罪名，把職務革去，還要他賠償所缺少的貨物。毛琴清這樣的人家，怎麼經得起這意外的損失，公司方面，很嚴重的查辦。毛琴清很困難的對付，裏面怎樣的經過，我們都不很明瞭。一直到今天早上，他到工廠裏來，身上穿着重孝，頭髮生得很長，消瘦了許多，我聽見他告訴同事說，他的父親在病重的時候，聽了這種不名譽的事，就此氣死；母親在父親死了第二天，服毒死了，他的妻平素就不安份，在這紛亂的時候，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剩了一個五歲小孩子，跟了他，家亦破了，還不能了完這裏的事情，經理還說要重辦哩。蔣光昌見了他，和平常一

樣的去招呼他。」

周二說到這裏停止了，老王接着說：「我們真氣死了，恨不得當大衆說出，但我們却沒有這勇氣，你看這樣不平的事情，怎麼不叫人氣破了肚皮呵！」

話說完了，我靜靜地聽着，外面的風，依然呼呼的響着。

幾天之後，這夜周二家裏有事不能到公司裏來，祇有老王和我巡夜。這天月色很明亮，我們巡完了第一次之後，歇了一點多鐘，我們又到各處巡看。經過後段工廠的外面，月光照在屋面上，亮晶晶的發光，各處都顯得很明白，我忽然在圍牆下面，背着月光黑暗的地方，見一個人影蹲在那裏，我很驚惶地喊了一聲，同時老王亦看見了。我們頓時喫了這意外的震驚，極力的鎮定，把手杖握一握緊，提起燈，照了一照，口裏厲聲說：「什麼人！」

那黑影並不有反抗的意思，立了起來，身旁還有一隻洋油箱般的木箱。我們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我們

再厲聲的說道：「你是什麼人？」他似乎被我們威嚇住了，兩隻手亦垂了下來。我們將要走到他的面前，把手杖作爲打架的姿勢，他依然靠着牆，立了不動，老王把提燈切親他的臉一看，忽然喊出驚訝的聲音說：「毛先生，你……半夜到這裏作什麼？」

我聽見老王的話，心裏寬舒，不像先時的緊張了。而他還是那樣不作聲響，我問着老王說：「這究竟是什麼人？」

「就是前幾天我告訴你的那個毛琴清。」老王說：「我很仔細的看他一眼，再把木箱裏的東西翻着看一看，我很了然這事的原委，和他的來意了。我們把他邀回我的房裏，

他坐在那裏，低着頭，我們坐在他的左右，都很靜默的。

「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你真的不顧命麼？」

老王的臉迫近他的臉說：

「唉！他嘆了口氣說：『我無端受這樣的損害，怨毒填在心裏，所以用這個來泄解心中的怨恨。』」

老王聽了，回過臉向我一笑，隨即向他說道：「你不要錯恨了，這裏面原是另有原故的，我來告訴你罷。」

於是老王把我所曉得的都告訴了他。

他聽完，把胸氣得挺起，眼睛都發了紅，用手力的拍在桌上，大聲說道：「我必報此仇，情願不做人。」

我們把他送了出去。

隔了幾天，老王來和我說：「蔣光昌在家被人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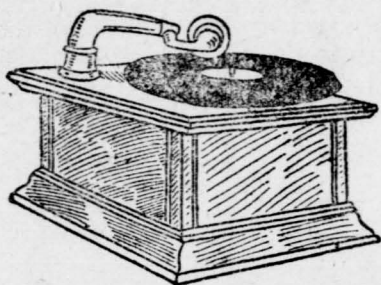
我急忙一問：「凶手是哪一個呢？」

他很舒緩地含着笑對我說：「你想……還有那一個哪。」

(完)

說的甚麼？

請聽！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裡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裡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份八片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頭上角多為髮病之先鋒，他種急疾，隨之而生。惟有「瞻慕復髮妙品」能去頭皮屑，防銜髮疾，講求衛生者請試用之。

中國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祇須用數滴和平涼快之液——拉福祿——其刺戟與苦痛即去，夜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32)(四)

中國圖書公

司和精印

關壯繆公

我國尊為

武聖威靈

赫奕千古

昭崇廟祀

遍行於全

國而商店

行棧會館

公所私祀

尤盛岳武

穆王聲名

功德亦歷

世不替本

公司覓得

岳武穆像

關壯繆像

精印本謹

摹付印彩

色顯明向

上海商務印

書館代售

(小各幅六分)

(大各幅二角)



歧路上的華

(續前)

錢起八

二十二

我非常抱歉，

無意的散步，倒驚飛了你們；

小雀啊！

你們如何這樣多猜慮而不原諒，

冒率地加我一個有心掩捕的嫌疑。

二十三

眼睛是何等討厭而動煩惱呀！

看着左面看不到右面；

看着上面看不到下面；

看着前面看不到後面。

二十四

死神是最冷酷無情的！

他不許人們帶些財產戀愛，學問，名譽……進他的鐵門。

二十五

一壺的尿被傾在河裏了，

不過幾秒鐘水泡的跳躍，

牠就和水混合了，

牠們很親暱地一同流來流去。

二十六

亦何用貪生，

又何用厭生，

上帝既然生了我就活着罷。

亦何用怕死，

又何用樂死，

死神到了面前，

誰也是逃不了的。

二十七

爲了人生之孤寂煩悶而贊美死滅想享天國之樂的

人們啊，

死神是較任何寡情，

他並不有着意在歡迎你，

他不過照例地開了死之鐵門冷淡的樣子等着你進

去罷了。

二十八

且莫講你們自己的金錢和時間，

就願憐些隣家罷，

深夜的雀聲。

二十九

倘然天下有情人真個都成了眷屬，

這還有什麼趣味！

三十

伊在夢裏何以又這樣親密而多情呢！

三十一

茶館酒肆裏天天滿着許多人，

是誰召集他們的呀！

三十二

可憎的和可愛的同樣討厭，

一直在心的最深奧處纏繞不休。

三十三

死了若是有知的，

身後之名確乎是有價值的了！



天上的聖誕樹

梅南嶺譯

我是個小說家。我想這篇故事是我著的。這篇故事固然是我著的，我却寫上我想二字，因為我著這篇的時候，我的腦海中不住的幻想著這段故事：或者是某時某地的一樁事實；又或者是某次耶穌誕節當冰堅不解的那一夜晚，在某大城確有的真情，亦未可知。我故不敢妄說是我杜撰的。

我的幻想中有一個小孩兒，年紀約莫六歲，那天早晨在一個又冷又潮的地窖內醒起來，穿着一種小式的長衣，因着冷抖抖的戰，呼出一陣陣的白汽，坐在一角落裏一口箱子上，哈著汽，呆呆的望着牠浮去。在那裏取樂。肚皮裏是怪餓的。那一早晨到過一張木板床邊好幾次，他的病母却躺在那薄薄的墊褥上，用一束包卷作枕頭。

她是怎樣來到此處的呢？大約是從別的城中同她的兒子來到此地，忽然地得了病，躺在這裏。房東婆前兩天被巡捕帶進捕房去了；如今因著節期近了，諸房客也都先後出去了，只剩下這個無節期的，在那裏喝她的最後二十四小時的絕命湯，還有一個角落內，也躺著一個患風溼症的八十來歲的可憐老太婆，她從前也做過孩兒們的保姆，如今却無朋無友的在那裏等死，在那裏哼著，時的常的怨罵那孩兒，所以他也不敢到她的那角落去找吃，他却屋子外找著一杯水喝，並無一處看見一點麵包殼，致有十數次幾要吵醒他的母親。末後因著在黑暗中他覺著懼怕起來了：此時天早已晚了，房內又無燈火。他便探到他母親旁邊，一摸著他母親的臉，並不動蕩，冰冷

如鷓似的，便吃了一驚，他尋思著：「此處必是很冷的。」他立了一會子，無意的雙手便在他母親的肩胛上，他遂呵啊自己的手指去溫暖一溫暖，後便在床上靜靜的摸索他的小帽子，出了地窖，原來他早已要出去的，但因懼怕那匹大狗，在隔壁的階梯上頭狂叫了一天。這個時候却不在那裏，他便上街去了。我的天啊，怎樣的一個城池！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繁華的城池。他所從來的那個城池。在夜晚的時候。總是黑黑暗暗的，全街中只有一盞燈火，兩旁矮小的木頭蓋的舖屋，都將百葉窗閉得緊緊的。天一晚了；街上就沒有了一個人走路，他們都是關在屋子裏面；只有無數的狗成羣的在街上鎮夜的亂狂。但是他在那裏却能得到著溫飽；咳，在此地呢，只要有的吃便罷了！此地多麼熱鬧啊，燈光多麼輝煌啊，人民車馬多麼擁擠啊，冰凍多麼利害啊！馬前的汽，凝結起來，如白霧似的浮沉在馬的熱嘴上；牠們的蹄子踏在雪花下的石板路上，作鏗鏘的響聲，步步皆是如此的，那末——唉，他是怎

樣的巴望一口吃，忽然覺得起來怎樣的苦味，此時有一巡捕走近來，却又轉去了，是要驅過小孩兒不要見他的。又到了一條街上，啊呀，好寬的一條街，他也定是要跑穿這街的；他看見各個人都是喊的啦，跑的啦，駕著車子的啦；燈光也照得亮通通的啦！燈光啊！燈光啊！那是什麼呢？原來是一面大玻璃窗，裏面有顆樹高頂至天花板；乃是顆松樹，掛著許多光亮，並金紙蘋果小偶人兒小馬匹等項；許多小孩兒圍着又跑又跳，他們都是潔潔淨淨的，各人穿上自己的最美麗的衣裳，都在那裏吃著，喝著，玩著，笑著；好不快活呀！後有個女孩兒來同他們中間一個男孩兒跳起舞來，好個好看的小女孩兒！在窗外還聽見裏面的音樂。孩子便在那裏一望望著，又希奇又好笑，竟忘却了他的凍脚和他那一動便痛紅僵僵的雙手。指兒忽然記起來那副痛手痛脚，便哭著，跑去；又從一窗臺上，望見裏面也有一顆聖誕樹，一張桌子陳設了各種餅食：就如杏仁餅，紅的餅，黃的餅等類，並有三個青年

長大的女子坐在那裏，分給凡到她們那裏去的餅食，門是開著的，好多男男女女闖綽綽的人從街上走進去。孩子也便爬上去，開了門，走進去；咳！他們怎樣對他大聲喝著，揮他轉去呢！此時有個小姐走上來把他一文小錢，便探手開了門讓他出去！他是怎樣的駭怕。那文小錢叮噠一聲，滾在階級上去了；原來他那副紅僵僵的手指不能曲轉來的。孩子也便跑去了，往他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他早已要哭，却害怕，便跑了又跑，一壁哈著手指。此時他覺起他受了這樣的驚慌，又這樣的孤寂，多麼可憐，忽然擡頭一看，啊呀！我的天啊！這又是什麼呢？許多人却簇在那裏讚揚什麼似的。原來在一玻璃窗後面有三尊小偶人兒，穿著紅綠衣服，活像生著似的。一個是老人坐著拉一把絃子大琴。其餘的兩個靠近立著，弄的是絃子小琴，並且用頭點著時間拍子，彼此互相望著，他們的嘴唇動一動，好像在那裏談話似的，的確確是在那裏談話，不過隔上窗戶聽不見罷了。孩子看看先以為是活的，後便

知道却是偶人兒，不覺好笑。這是他從來沒見過的，那裏有這宗想像呢！他原來是要哭的，但因忽然想起那些偶人兒，也就慰快起來了。忽然地覺得後面有人扯著他的衣服，便轉起頭來一望：只見一個大壞孩子，立在他的身旁，陡向他的頭上一擊，又搶去他的帽子，然後又把他放倒。忽聽見一聲大喝，孩子便怕不敢則聲的爬起來跑了。便向他不知道的方向跑去了，一跑，跑進某人的一個院子大門旁一堆木柴裏，便坐在後面尋思道：「他們找我不著了，況且這裏又是黑的！」他擠作一處的在那裏坐著，因怕而不能吐氣，一時便覺得很是舒暢：他的手足的疼痛也就脫去了，並且覺得暖和起來，如同在火爐旁似的一時周身抖起來，又一觸，咳，大約是他要睡了。在這裏一睡多麼好啊！孩子却想起偶人兒來便微笑道：「我一會子再要去看，牠們真是像活著的一般。」忽然聽見他的母親向他唱歌。他便叫道：「媽媽，我要睡了。這裏睡醒多麼好啊！」

忽然地一個柔和的聲音，在他的膝上輕輕的叫道：「小孩兒到我的聖誕樹處來。」

他想這還是他母親，但不是她。是誰呼喚他，他却看不見，只覺著有人俯身，在黑暗中來抱他；便向那人伸出手來，然後……一時——啊呀，多麼亮的一個光！怎樣的一顆聖誕樹啊！却不是松樹，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他現在却是在那裏呢？件件東西都是通亮的而且放光，在他的周圍看看都是小偶人兒；不要錯認了，他們都是真小男孩兒，真小女孩兒，不過他們這樣明亮而放光罷了。他們飛來繞著他，同他接吻，並且帶他和他們在一處，這時他也能飛起來了，看見他的母親也在那裏大笑不止的向他望著，便叫道：「媽媽，媽媽！此處多麼好啊！」他復同那些小孩兒們接吻，便告訴他們，籬子窗戶內的偶人兒。後遂笑而欣羨的問道：「男孩們，你們是誰？女孩們，你們又是誰？」

他們便答道：「這是基督的聖誕樹，是基督預備的，每逢今天他總要為那些沒有這樹的孩兒們，預備這一顆。」他方纔知道了這些男女孩兒們都是同他受著一樣的景象，他們有些是在嬰孩時候，盛在籃子內，送到彼

得堡的善士門口，被凍死的；有的是嬰兒，把給芬蘭婦人撫養的，被悶死了；有的因著撒馬月的饑饉餓死在母親懷抱中的；還有的因為在三等火車內，受著惡劣的天氣而死的；現在他們却都在這裏，他仍如同天使似的環繞基督，基督在他們中間伸出手來祝福他們，和他們有罪的母親……他們母親立在一旁啼哭；她們都認得自己的兒女，孩子們飛到她們身邊同她們接吻，並且舉起他們的小手揩乾她們的眼淚，哀懇她們不要啼哭，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快樂。

好遠的街頭，早晨，有個守門的人，在木柴堆上看見一個凍死的小孩兒的小死屍；慢慢的他們也找出他的親母來，是在他先死了。他們娘兒倆却在天上主上帝面前相見去了。

我為什麼著這一篇東西，和平常的記事不同的，又不是著作家的文筆呢？但我曾經應許過兩篇事實的故事這篇便是了，因為我著這篇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却不住的聯想著這件事，是可有的事實——就是在地窖中木柴堆上所遇見的；至於基督的聖誕樹我就不敢說了。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十三章 白人

次日，太山滿身疼痛，一個人慢慢地向西方海邊走。那晚宿於林中一棵大樹上。次早日高三丈時，方一步步走到小屋裏。將息一會，出去覓食。接連幾天，都是出去時少，在屋裏時多。直到過了十天，方頑強如舊，只是臉上從左眼起右耳止留了幾寸長的大疤，做個小小記念。他養病時，想趁空把養婆的皮做件衣服，但那獼猴皮吹了幾天風，已和木板一般硬，沒法只得丟在一邊，把黑人身上剝下來的服飾拿來穿在身上。手上腳上套了黑人的銅圈，胸前掛了他生母的金鎖，背上一個箭袋，袋裏插着幾枝箭，右肩上背一面弓，腰裏圍了皮帶，掛着他生父的獵刀。一頭漆黑的髮披在肩後。一身裝束，雖是怪樣，卻是雄赳赳氣昂昂，膀闊腰圓，身長體壯，一個好漢模樣。兼之目光奕奕，威武有神，神彩煥發的面龐，觀着虬髯百結的體格，實是人間天上絕無僅有的一個怪人。

只是太山心裏想的，卻不是這些事，他日夜愁的，是沒有好好兒的衣服，恐怕還要回轉去做他的人猿。摸摸自己臉上，于思于思者又日漸的多起來，心裏更是着急，他見黑人臉上都光光的，人猿卻個個面上長着毛，現在自己臉上也是如此，不是返本歸元重做人猿的憑據麼。心裏一急，便拿利刃把臉上的人猿憑據刮去。自此他又學會了一樁修面的本領。

一日，太山身體也復原了，出門信步



太山薙面



太山的新的裝束

向邦格的村落行去。走到半路，忽然對面撞見一個黑人。那黑人吃了一大嚇，翻身沒命的跑，太山便上樹緊緊的追。不到幾十步，見那黑人追上

了他兩個夥伴咕咕咕說了幾句後，三個人迴身三步併做一步的忘命而逃。太山在樹上一聲不響緊緊的跟。看看將近黑人的村落，便飛身跑到前面一棵樹上等候。不多時，那三個人飛跑來了。太山等兩個人過去後，繩圈望下一攔，把後面的一個套住了。前走的兩個正是跑得起勁，

忽聽得背後哀鳴一聲，迴頭一看，只見那後走的夥伴悠悠的直飛到樹上去。嚇得那兩個人三魂六魄渺渺無所歸，狂叫了幾聲，望村中拼命的逃竄。

太山把那黑人吊上去殺了，剗下刀箭，掛在自己身上。再一看，見黑人穿着一條鹿皮褲子，不由得快活起來，心想這番纔做了人了，便來不及似的把那褲子卸下套在自己腰上，翻翻自得，恨不得立刻回去給那些人猿瞧瞧。只是身畔箭已沒有，須得去村中拿他幾根纔好，便抗了死人，慢慢的望村裏走。到了村外樹上，向裏面望去，見無數黑人圍了一大圈，方纔的兩個人正是指手劃腳的講，講完了，一個老黑人像是不信他兩人的話，戟手指着他們咕哩咕嚕講了一大番。太山也不懂他們講些什麼，舉起死人就擲下去。黑人正是你言我語的鬧不清，聽得後面聲響，急忙一看，別人是必說了，連那邦格也嚇得抖起來，發聲喊，領着衆人向對面樹林裏狼奔豕突的逃去，不到一分鐘，村中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了。太山從從容容走

進村子，拿了一大捆箭，又把祭品儘量的喫了一大飽。臨走還把那死人抗進來，倚在柵門上，朝村裏立好了，纔撥轉身回到海邊小屋去。

好半晌，那些黑人方敢從林子裏回來。不道進了村子，又見柵門上直挺挺一個死尸，瞪着一雙白眼望了他們，一嚇又縮了出去。一連試了十幾回，纔敢鼓起膽子挨挨擠擠的走進來。從此黑人都道這神靈是不喜人看的，只是看見過他的，便沒有一個生還，這定是觸怒了他的緣故。邦格又下了一個令，除日常祭品外，另備一袋箭，和祭品一同放在樹下，以供神靈享用。列位有到非洲去的，可以看見那地土人家家門首放一小鍋食品，鍋傍還放着一袋箭。你問起來，他們自己都未必知道緣故，其實就是發源於此的。

太山那日回去，還沒到小屋，忽然海灘傍一件怪事映入眼簾。那波平如鏡的港灣內，忽泊着一條大船。最奇怪的好幾個同自己相像的白人在海灘上跑來跑去。太山又

是喜歡，又是詫異，便輕輕從樹中跑近去瞧個子細。只見海灘上約有十個白人，都是皮膚黝黑，面目猙獰，正在高聲講話，像是拌嘴的模樣。中間一個獐頭鼠目矮小身材

的人，一隻手拉了一個

大漢的路膊，一隻手指

着樹林叫他看，嘴裏還

一刻不停的講。那大漢

聽了，便順着他手指的

地方看去。不道大漢的

頭頸剛別過去，那獐頭

鼠目的人拔出手槍，對

正大漢後腦就是一槍。

大漢兩手望上一舉，一

聲不發，倒在海灘上死

了。太山生平還是第一

回聽見槍聲，卻也並不



驚懼，只是看了白人這種舉動，心裏未免有些詫怪。暗想千思萬想巴不得一見的白人，原來也同黑人一般的殘酷，比賽婆還不如，虧得方纔沒有乘着一時高興冒失迎

前去，不然還不是同那

大漢一樣麼。再看時，見

還有七八個都圍住了

那獐頭鼠目的人，拍手

蹀脚，嬉嬉哈哈的笑。笑

了一會，呼哨一聲，齊上

了海灘邊的小船，七手

八脚划向大船去了。太

山見他們去後，便輕輕

從樹上爬下來，遮遮掩

掩的跑進小屋裏一聽，

見屋裏的東西已翻得

七零八落，非復舊觀，嘗

見 看 上 樹 在 山 太

籍兵器，都亂丟在地上。這一氣，氣得他腦門都幾乎炸破，額角上的傷痕也漲得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忙三腳兩步跑到樹邊，拉開底下的抽屜一瞧，還好，那小匣子居然沒動。打開一看，他最什襲珍藏的那張小



照也在裏邊，心纔略略放下。不道這當兒忽然遠遠一陣微聲吹到耳朵裏來。心想什麼難道那些人又來了，急忙到門縫裏一張，果然那大船上又放下一隻小船來，連方纔的共是兩隻，一同泊在大船邊。跟手好幾個人帶着許多包裹箱籠從大船上下來。下來後，兩隻小船並着鼓槳划向岸邊來。太山乘他們還沒登岸，忙取了一張紙一枝鉛筆，恭恭整整寫了幾行刻板字，拿木釘把那張紙戳在

便知是些慣於作奸犯科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還有五個人，一個是白髮龍鍾的老翁，身上一套不合身的大禮服，一副玳瑁邊的大眼鏡，一頂光可鑑人的大禮帽。在這蠻荒之地看了，實是怪人怪服不合頭寸。一個是二十多歲的少年，穿一身夏季的白衣服。一個也是年事已高的老翁，額角生得異常的高，性情像是很燥急的。一個是龐然大物的黑種女人，兩眼東西南北的張望，一會兒望着那

件同斃槍手木門上。釘好後隨即懷着那小匣兒，取了弓箭刀槍，翻身出門向林中去了。幾分鐘後，兩船都已到了海灘。船中約略二十個人，陸續登岸。這二十人中，十五個都是面目猙獰的梢長大漢，一看

陰森森好不怕人的樹林，一會兒望着那強盜般的水手，一臉驚惶失措嚇做一團的樣子。最後一個是一年約十八九歲的美貌女子。登岸時，穿白的少年攙了他一把，那女子報之以一笑，却沒有交談。一羣人登岸後，像是事前早已約定的模樣，也不講話，徐徐向小屋裏行來。前走的便是那十五個水手，每人抗着些包裹箱籠，那五個人跟在後面。到了門口，一個



探險的老博士讀太山的告白

水手忽然大叫道，夥伴快來看，這是什麼，前一點鐘我來這裏，明明沒有這東西，現在那裏來的。衆水手聽了，都擁到門首來瞧。可憐那十幾個水手併攏來西瓜大的字還識不滿兩担，伸長頭頸，瞧了半天，兀是不識那紙上寫些什麼。一個水手便迴頭喊那穿大禮服的老翁道，老頭兒，你來瞧瞧這紙上嚕嚕嚕寫些什麼。老先生一步三搖頭走近前來，擦一擦玳瑁邊的

老花大眼鏡，把紙上寫的看了一遍，嘴裏自言自語道，怪事，怪事，便走開了。那水手喊道，呸，那老東西快回來，我叫你讀給自己聽的嗎，讀出來大家聽聽。老先生聽了，迴轉身斯斯文文灣腰折節的答道，「先生，予誤矣，子其能恕我乎……怪事，怪事，怪事。」說完，走前來抬起老花眼鏡看了一遍，又要走了。那水手伸出一隻蒲扇大的手，拿他一把頸皮揩住了，湊着他耳朵喊道，老東西老厭物老獸子，讀出來聽，響一點兒，響一點兒。老先生也不怒，徐徐答道，「先生可勿握余頸乎，余今遵命也矣。」隨即讀道，

THIS IS THE HOUSE OF TARZAN, THE
KILLER OF BEASTS AND MANY BLACK
MEN. DO NOT HARM THE THINGS
WHICH ARE TARZAN'S. TARZAN
WATCHES. TARZAN OF THE APES.

那水手聽了，搔搔頭叫道，太山太山，太山又是誰。穿白的少年接口道，他明明會講英文。那女子問道，那「TAR-

ZAN OF THE APES (猿中之太山) 幾個字又怎麼

講呢。少年答道，密司卜德，這我可不懂了，或是倫敦動物園裏的猴子脫鎖逃了，帶着些歐洲的文明教育回到他姥姥家裏來，也不可不知，卜德先生，你的高見以爲怎樣。卜德先生搖頭道，「誠然誠然……怪事怪事……斯地也而有斯事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怪事而已。」說完，徐步向深林而行。那少女叫道，「爸爸，你還沒說是什麼呢。」卜德先生道，「居吾語汝，造化神奇，奧秘不測，孺子何知，勿問可也。」說罷，兩手插在背後，雙目注了地下，顛頭播腦的徐步向深林踱去。一個水手笑道，「這老瘋子獸頭獸腦，我看他知道也就是這些，未必比我們多什麼。」穿白少年聽了，滿面怒容，叱道，「你這東西嘴裏乾淨些，你把我们船上的職員也殺了，我們的東西也搶去了，莫道我們奈何你不得，你對於卜德先生同密司卜德以後有一些兒失禮的地方，我把你這賊頭都拗折了，你道你手裏拿着槍我便怕麼，你看你看。」說着，揚起拳頭就要同那水手

拼命。說也奇怪，那水手雖然握着兩管槍一把刀，見少年衝上來，竟不敢還手，夾着尾巴往後便逃。少年冷笑道：「沒用的懦夫，你只敢在背後放槍，敢當着面放麼，我看你這東西連背着人放槍的膽量都沒有，我現在就拿背向了你，你看你敢放不敢放。」說着，故意的別轉背試試他。那水手見威廉格萊頓別轉背等他放，便一手去摸槍柄，目中兇光外露，不轉瞬的看了他的背影。一衆水手也立在一傍屏息等着。可憐那些水手膽小如鼠，老虎紙穿破了，拿着槍竟不敢放。等了一會，咬緊了牙齒，很一很對正威廉格萊頓恰恰待發，只聽得颼的一聲，一枝標槍半天裏如箭一般直飛下來，把那握槍的水手前肩進去後肩出



大山用標槍

來戳個對穿過。原來太山見一羣人走近小屋時，他並沒逃避，只是躲在樹上，葉子隱了身體，遠遠的看。那些人一舉一動，他都清清楚楚看的眼裏，雖不懂他們講些什麼，意思是猜得出的。他起先看見那獐頭鼠目的水手乘那大漢轉背時一槍打死了他，已是咬牙切齒的痛恨，現在見那水手又把槍對着穿白少年，他只知道那少年也要和方纔的大漢一樣倒下地去，便裝上一枝箭，拽滿弓，想射那水手。他正待瞄準了放出去，忽見面前樹葉十分濃密，心想只一箭出去，中了固好，萬一箭頭碰着樹葉，歪了一些，豈不是白操心。便把箭插好了，拿起一枝槍，撥開些樹葉，對正了手一揚直飛下去。這

當兒，老卜德先生和他的書記菲蘭度已是進了林子，那黑女人正在檢點他女主人的行裝，那少女和穿白少年正是並肩向前行走。忽然間少女回頭一看，見那水手舉槍待發，急忙喊格萊頓留心後面的槍。這時只聽見少女的喊聲，水手中了標槍後的叫聲，和手槍向空中爆發聲，

同時並發。格萊頓聽見槍聲，回頭一看，見一個水手倒在地下，餘者都驚惶失措，拔着槍圍住了地上的傷人戰兢。就向林子裏望着。琴痕卜德悄悄地問格萊頓道，你看這是什麼道理。格萊頓這時已乘水手不防備的時候，拾了地下的手槍，放在袋內，聽問也悄聲的答道，我恐那太山



圖倒水手

真個暗中留心着呢，但不知道這管標槍是為誰而發的，若是為這傷的司那柏而發，那太山還是我們朋友呢，他老人家和菲蘭度那裏去了，這林中明明不是一個人便是一個獸藏着，身畔明明還帶着兇器，兩個老人如何去得。卜德先生菲蘭度先生，你二位在那裏。叫了幾聲，沒人

答應，格萊頓不由得急起來，便道，密司卜德，這如何是好，我不放心丟你一個人在這一班強盜堆裏，我又不放心同你到那險惡的林子裏去尋他老人家。而又不得不去尋。他老人家的脾氣，是不管什麼去處，要隨着腳走去的。便是菲蘭度也好得有限，卜小姐，不怕你怪我言語粗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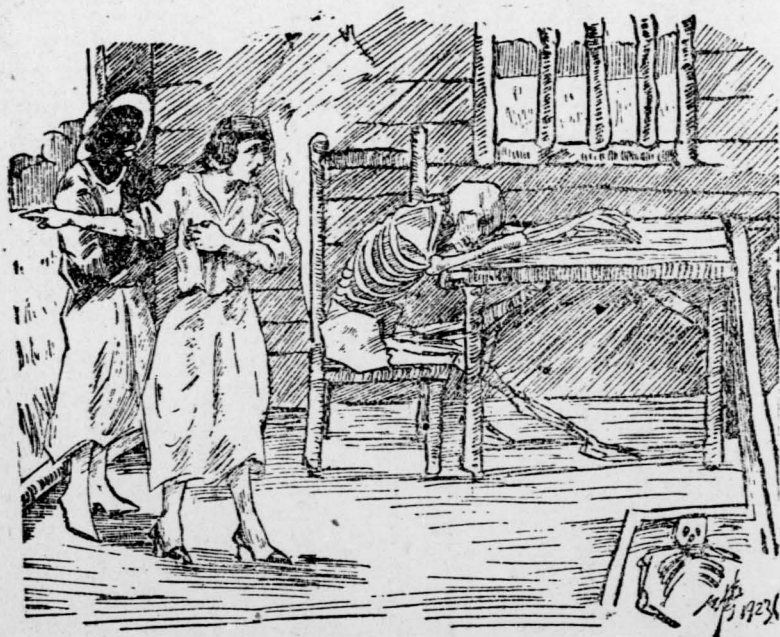
我們五個人在這蠻荒之鄉，都是朝不保夕的，這一回尋到了他老人家，須得切切實實的關照他，叫他明白他那種書獃子脾氣不特害他自己，於我們大家都有不利的。琴痕道，格先生這話一些兒不錯，我怎能怪你粗直。講到他老人家愛我之切，不要說爲我辛苦，便是爲我死，他也願意的。只是他老人家考究了一世博物，一天到晚，在書堆子裏和蟲豸生物裏過日子，弄成那麼一種書獃子性情。人事是南地北什麼都不曉得。說句笑話，只有把他關起來，或是鎖起來，纔能叫他注意書以外的事。格萊頓聽到這裏，忽接口道，有了有了，我有法了，你能用手槍麼。琴痕莫明其妙，只得隨口答道，懂得一些，你爲甚問這句話。格萊頓道，會用好極了，我這裏有一管槍，你拿去放在身邊，叫你那女僕跟你同到那小屋裏去。你兩人有了這管槍，又有房子保護，大致可沒甚危險，等我一個人到林子裏尋他老人家去。他兩人出發纔不多時，恐還不能走得多遠。琴痕聽着不錯，便叫了那黑女人同到小屋去。格

萊頓看他們安安穩穩進去了，纔迴身向林子走。行經水手傍，便卑躬屈節的問他們借一管槍，帶着到林子裏尋卜德先生去。這時那獐頭鼠目的司那柏曉得自己沒死，便又發起威來，不許衆人借槍給他。格萊頓見他不肯借，也不再問，拾起地下那枝肩頭上拔出來的標槍，大踏步向深林而去。進了林子，便一路走一路喊兩個老人的名字。起先幾聲，屋裏兩個人還聽得清清楚楚的，後來愈喊愈遠，漸漸的聽不見了。

却說那兩個老人在林子裏轉了一會後，照着卜德先生的意思，還要望前走。菲蘭度可慌了，連拖帶曳把那位老先生硬拉轉來。可憐兩位老先生自出娘胎沒進過這種野林，這時那裏辨得出路徑，團團轉轉走了半天，還只是在林子裏。還算老天可憐他們，沒有叫他們向東走，再轉了一會，居然轉出了林子，到了海灘上了。其實他們那時在小屋的南不到二百碼，菲蘭度却咬定是在小屋的北。這兩位老先生專講理想，不求實際，也想不到喊個幾聲，

或者可以引起餘人的注意尋聲而至，只是自以爲不錯了，便一前一步後欣欣然向直南一百多哩的峽城一步一拐的走去。

琴痕同他女僕進了小屋後，女僕的意思，要尋一件東西把門門好。不道剛一回頭，便嚇得直叫起來，抱住了琴痕，索索的抖。琴痕一看，見地上直挺挺躺着一具死人的骨殖，床上也是一具，她雖然有些膽識，却也不由的毛骨聳然。暗



琴痕主僕逆茅屋見尸骨大驚

想今天到了什麼惡魔道中來了。抬頭又看見一個小搖床，知道裏面定是一副小骨殖，不覺慘然淚下。又想到自己同老父流落到這種地方，將來的了局還不是同這幾副骨殖一般，心裏便格外的難過。既而又想，事已至此，有何長策，還是逆來順受，樂天知命的好，便止淚向女僕說道，馬利別鬧了，你看那孩子多們大。說到這裏，

又想起那三個可以保護他的男子這時都在深林內，存亡未卜，便哽咽着再也說不下去了。

當下主僕二人立起來尋擋門的東西，尋了一會，見地下

橫着一根又粗又重的門門，便拾起來主僕倆用盡了力，纔把那門門好。門好了兩人抱着坐在地下，等候外面的

消息。

(未完)

遊南潯劉氏覺園紀事

邱淑貞女士

入門風景便清雅。曲水灣環繞村斜。絕妙西冷圖一幅。茅亭處處有桃花。

幽花簇簇草萋萋。中有黃鸝隔岸啼。覺得小小自由車。徐徐按鈴轉柳堤。

西人也愛水雲鄉。春隄試車意氣揚。畢竟兒童好爭勝。齊呼用力向前行。

遊遍山徑與水邊。綠楊影裏拍網球。待將菡萏花開後。容我重來消夏天。



黑奴式的僧侶

畢倚虹

黃偉平死期年矣。厝棺北郭之靜慧蘭若。偉平有子。宦游嶺南。兵火間阻。遲遲未能歸而舉葬事。偉平摯友曰何慕遜。劉劍嵐。生死之交也。每隔八九日。必相約來偉平丙舍一臨視。幽花佳釀。時攜與俱來。薦之偉平。似乎故人與共。蘭若老衲號了空上人。每值慕遜劍嵐至。輒趨出周旋。因是相諗。願劍嵐嫌了空有俗骨。不甚許可也。

一日屆殘秋。先兩夕大雨傾注。雨後蒼蕭森。劍嵐念風雨狂驟。慮故人殯宮滲漏。乃邀慕遜出城。詣蘭若。叩門久之。一小沙彌。始啓關。問之。其師入城矣。劍嵐慕遜巡視偉平柩次。見尚完好。心爲釋然。爲禮而出。小沙彌已趨竈下矣。

茗相餉。劍嵐乃隨喜殿廊。見殿西隅一幼童伏案。手翻貝葉。時時馳目外矚。見劍嵐。嘻嘻而笑。天真爛漫。流露於不知不覺間。劍嵐極博愛。道中偶遇頑童。恆撫摩嘉其活潑。今觀此殿角之兒。爲前此所未有。且異且喜。遂趨至童側。童年可六七齡。問之。已八歲矣。貌方正而膚色黝黑。似生長鄉村者。衣布襖。製作莫辨僧俗。視所讀書。禪門日誦也。劍嵐曰。童子。汝解經中語乎。童子搖首。汝能識經中字句乎。童子又搖首。嘻嘻而笑。已而曰。略識數字耳。劍嵐曰。汝旣不解經。且不識字。坐此何爲。枯對一經。那不苦悶。童子曰。師命我如此。我不敢抗。劍嵐曰。爾師誰乎。童子曰。先生

不識吾師乎。前半月先生來。師與先生茶話。炊許黃昏月上。先生出門。師直送過小橋。先生忘之乎。其人卽我師也。劍嵐曰。哦。是了空大和尚也。童子搖首曰。我不知了空。但知吾師耳。劍嵐曰。然則汝亦皈依。作佛門弟子矣。童子搖首曰。先生語。我不可解。請俟吾師歸。問之當了然。師今日入城。日落當歸。詔我坐此勿許動也。頃聞巷外有鼓樂聲。雜以鸞鈴。其聲甚鬧。余極欲出觀。慮悖師訓。歸來將責我。噤不敢出。頃聞敲門聲。我以爲師歸矣。訝其胡早。門闢。乃先生及先生之友。日影已西。吾師或且歸矣。劍嵐聽其語。娓娓有深致。渾噩中別具性靈。甚愛之。執其手曰。汝何名。童子不答。急翻案上所列經。以小指指兩字示劍嵐。一「根字」一「善字」。劍嵐曰。殆根善乎。童子微笑曰。髻髻似之。但師呼我。其聲似甚厲。不類先生之輕曼。劍嵐聽之笑甚。益喜其善詞令。劍嵐又問曰。汝來幾日矣。童子凝神遐想。有頃曰。不計日月。但憶吾來時。天奇熱。夜臥蚊蟲嚙人。久不能寐耳。劍嵐曰。汝將以何時歸。童子搖首不答。嫩目

微暈。似欲涕矣。願強自鎮定。急垂其目對禪門諷誦。不敢仰視劍嵐。劍嵐覩狀。良不忍。

劍嵐曰。汝來一人來乎。抑有人伴汝。伴汝之人。今又安在。童子急搖首。劍嵐固問之。童子搖首益急。劍嵐曰。何以不答我。童子左右狼顧。微喟曰。師謂我不許說來時事。某日遊客來。舟子與我語。我悖誠小語。微爲師聞。客退。痛扑我。我何敢說。背上今猶痛楚也。劍嵐方欲再問。小沙彌呼曰。茶具矣。請先生少飲。何先生在廳事候久矣。劍嵐乃別隅坐之。小童行。小童張其兩目。直送劍嵐至於不見。劍嵐行至殿外。偶一迴顧。見小童目猶遠矚。心甚憐之。慕遜問劍嵐何往。劍嵐一一告之。適廟祝送開水入廳事。劍嵐乘間問曰。叟。殿角童子。是和尙新皈依之弟子乎。廟祝曰。唯唯。是和尙發慈悲心買來者。劍嵐曰。何以弟子需錢買。廟祝曰。先生勿聲。和尙恐爲彼知。生妄念。祕不使聞也。實告先生。此子喪母。其父將遠出謀生。偕行以爲累。欲貨之而苦無主。蓋今世賣女易。而售男則無人問鼎。其父

予子村間。適爲和尚所見。和尚乃問索值幾何。其父索廿金。和尚減其半。俄頃遂暑券賣絕。以此子付和尚矣。其父揮涕出門去。小童亦大哭。和尚繫彼於幽室。且誘且嚇。始稍稍減其思父之淚。然而夜分睡夢中。時時猶聞其喚爺聲也。和尚謊彼。爾父爲豺虎食矣。爾勿再憶父。憶亦不能見矣。詎此子驚怖更哭。請於和尚。欲出門捕豺虎。爲父復仇。和尚又謊彼曰。豺虎能食爾父。爾力不逮汝父。出門徒飽豺虎。無事其已。童子曰。然則已矣乎。和尚又謊彼曰。汝能日誦經。虔心拜佛。佛法無邊。可以爲汝殺豺虎。童子雪涕受命。日從和尚習大悲咒。白衣咒。熟讀千萬聲。問和尚曰。我已誦經矣。佛法果已爲我殺豺虎耶。和尚又謊彼曰。尙未也。持之。以久。或有效。童子聞言。嗒然。適來誦經亦稍懈矣。惟日思嬉戲。和尚屢訓責之。曾不能少殺其童心。劍嵐曰。此正是童子之天真。和尚強彼皈依。毋乃太忍。何慕遜曰。是或不然。和尚慈悲。慮此子入惡徒手。故救出危境。以爾若爲慈航。假之過渡耳。廟祝曰。否。和尚出金買彼。

正爲和尚多一信徒。將來衣鉢有人耳。遠俗之說。和尚決不許。和尚亦有卓見。彼謂半路出家者。多已飽經聲色。孰肯真修。唯此天真未鑿之童子。舉世上之聲色玩好。懵無所知。外物莫可誘惑。潛修可期。堅定。

劍嵐曰。信教自由。當一任人之志願。今乘人於危。以微值購一童子。強彼犧牲一切。人世事。終身爲僧。於情於理。似未協也。人之一生。自有人生之興味。亦有人生之事業。嗟夫此子。尚不辨人之爲人。已奪其爲人之身。驅而納諸孤寂沈滅之境。與木魚鐘磬爲緣。大可悲也。西方有黑奴制。主人出錢買奴。終其身聽主人驅飭。不許反抗。和尚此舉。得毋類是。言已甚太息。頗憤了空之非是。

何慕遜笑曰。君爲此子悲。我或爲此子幸也。君所悲者。謂彼幼而爲僧。犧牲一切。人間世之事業。意極惋惜。不忍。嗟夫吾友。我與君。皆幼而爲人。由幼而少。由少而壯。今且由壯而老。人間世之興味。飽嘗矣。所謂人間世之事業。亦約略有所建設矣。甜耶。酸耶。苦耶。樂耶。悲耶。喜耶。吾與子。良

心上尙能辨之矣。倘使昔日亦有此一老僧。趁我童真未鑿。引之方外。不與人世事。與經卷相依違。兩兩比較。似亦無所悔恨也。試問人生一世。受諸般苦惱。前後歸束。有何所得。他且不論。卽亡友黃偉平。生前功業丰采。照燦一時。今所剩者。三尺桐棺。橫陳蘆寺。唯吾與子。隻雞斗酒。一來憑弔。人世結局。如是焉而已。子奈何猶豔說人世事耶。我方健羨此童子不暇也。

劉劍嵐聞之。亦莫能置詞。微有太息。已而門外有剝啄聲。

了空歸矣。見何劉。周旋久之。新月出林。劍嵐慕遜。始緩緩入城。出蘭若時。劍嵐尙見殿隅小童。對經危坐。以有師在。不敢他矚。

明日劍嵐以昨所經見。告諸朋儕。朋儕亦不能決殿隅童子。幼而鬻身僧侶爲幸福。爲苦惱也。然而劍嵐終有所不忍。自茲以後。每往蘭若。瞻拜亡友。必走慰小童。執手絮語。似傷其黑奴身世之可憐者。

古香室語考

章梅魂

家醜不外揚 僧問化城鑒如何是和尙家風。曰不欲說。曰爲甚如此。曰家醜不外揚。(五燈會元)

人窮志短 或問法演。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演曰。人窮志短。馬瘦

毛長。(五燈會元)

冰消瓦解 圓智偈曰。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五

燈會元)

實事
小說
敗子之救星

率真

青溪一道古樹千章環繞一華麗之大廈雙門敞啓望之森然門外闈者倚家主勢怒目視人揚揚自得出入者俱冠蓋之徒車馬喧闐極現富貴之狀態主人胡其姓石岑其名祖爲候補道父爲太守及石岑始爲商往來江浙間挾資數十萬固巨賈也家中惟妻子一而無掌上珠迨至勝清宣統間石岑年老矣遂倦遊歸來改築大宅於斯地舉家居之藉祖若父之宦聲己之財力結交官長雄視鄉里固一邑之巨紳碌碌者莫與京也子名雲生年已長游蕩無度視書若仇以爲家中財產有金穴銅山何虞他日之衣食每聞書聲則掩耳而走遇無賴則舉手相迎石岑屢戒之雲生置若罔聞也石岑因之成病纏綿床褥者三年此三年之內雲生已授室矣而揮金如土更甚於前後石岑疾愈查視家產已十去其半乃責雲生曰余以祖父餘蔭跋涉半生始具此規模今汝若是日後如何度日雲生唯唯而已由是亦少斂矣不數日而故態復盪揮霍有如前日石岑無術以禁之惟親管出入不使其取用而已雲生乃負債纍纍是年不戒於火巨宅致肇焚如石岑因驚而死債主聞石岑死俱來坐索雲生不得已變產以償之不足更售其屋基而人無

立錐地矣雲生悔甚仰屋興嗟常虞衣食次年虎列拉盛行母遭病故雲生無殯殮之資忽憶父於生前曾爲母氏於某公司保險萬元乃報告領得後始葬雙親於地悔夫昔之失檢險入卑田之院若非藉母氏保險而得金豈非殆矣乎遂以所餘之數千金營業於滬上近亦財產鉅萬仍作富家翁矣

著者曰以石岑之產業自當享百世而無窮孰意盡喪於一子之手本生前有識早留餘地於後人不致若敖氏之鬼餒皆保險公司之功也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上海
北京路四川路角

分公司設各省各埠
餘處

電話中央一零七
三四

詳章函索即寄



遊子

屏媽女士

離某鎮五英里的地方，是一坐小村莊，那裏只有三十戶人家，除了一爿小店和一個多年的老磨坊，可以說沒有什麼了。他們都是農人，一年中把春，夏，秋，三季忙過了，候收成到了家，男子們於是便一個個挑着米上鎮上賣去，婦人和些鄉姑娘們，却也不空閒在家裏；或是編編草鞋，種種菜蔬，像這樣的生活，雖是簡當，到也很安適自在哩。

那是二月底的天氣，小塘旁邊的幾顆桃樹，經了一場春雨的摧殘，花兒是已飄零狼藉得不成樣子了！南風偶然輕軟的吹到臉上，還夾着一陣陣的菜花兒香氣咧！這時候會啟明正回來了，一手提了行篋，不住的，匆忙的直朝着前走，這些久別重逢的景物，他對着也表不出一絲兒留連的意思——因為他那兩個黑漆的眼睛，光朝

前直視着，一瞬也不瞬的，好像他另有一個目的物在那裏？那個目的物的價值，直欲超過這些景物萬倍！

村子裏的人們，陡然看見今天來了這麼一個年青的新奇人，並且穿得很光輝的，——這是他們所不常見的人，不覺個個都向他上下打量；啟明也微微望了望他們，仍舊往村子裏走來，走了有十多步的時候，他便駐了足，站在這獨一無二的小店門首，他四圍瞧看了一會，心下很詫異的想道：「啊！怎麼七年沒有回來，故鄉的面目，竟全然改換了呢？我們的屋子，其先不是就在這裏嗎？……這一顆桑樹，是在我們門前的，現在竟長得這般高了，不曉得我那可憐的母親，已衰老到什麼樣兒了——但是她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還是先來去找劉老伯伯問問罷……」

老人劉興祥的磨坊，開設將近二十年了，依然是在村後那條小河右邊，與啟明未出去的時候，沒有什麼大變動在哪裏；只門外多了一個豬圈，同三四個胖豬在裏面。可是這七年的風雨剝蝕，委實增加房子的灰色，不少了！啟明遠遠地就聽到驢子磨磨的聲音，趕緊走了幾步，走到磨坊門首，一眼看見老人剛憩在那裏吸旱煙，他連忙喚道：「老伯伯，我回來了！」

老人放下煙管，睜着兩個昏花和霧的眼睛，向他仔細地端詳着，吞吐地說道：「你……？」

「老伯伯，記不起我了嗎？我是福兒啊！」

老人一把執着他的手，用愉樂而帶着酸楚的音調問道：「孩子！你是福兒麼？你曉得你出去有幾年了？我們是時時牽望着哩！你今天回來了嗎？孩子……！」

啟明也微微有些傷感起來，紅着眼眶子答道：「老伯伯，我自從走家裏出去，如今是整整七個年頭；這七年

中的歲月，也儘够我消受了！我每每想起丟了母親一個人獨自在這裏，過這單調淒涼的生活，總是從心窩子裏酸將出來，背着人流淚一陣，白天裏還好過些，要是在睡的時候，更使我想得利害；想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只有把枕頭抱着緊緊地，才能漸漸地睡去，我天天是這樣，其實啊！我母親又何嘗不是天天這樣的在那裏想念我呢？——我又想到老伯伯的爲人慈善慷慨，能够常常照應我們家裏，遂不覺又稍稍放下了心。老伯伯，謝謝你，這幾年來，我母親在家裏，諸事多承情照應了……我母親還健旺嗎？請問老伯伯，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了？」

老人忽地裏受了他這一句緊急的詢問，面部鬆弛的肌肉，都迅速地澎漲起來；緊握着兩個拳頭，鼓着全身的勇氣說道：「你……你的……」然而這內心現時所感受的痛楚，終於消滅了老人全身的勇氣，不能繼續說下去！

「老伯伯！……伯伯！……我的母親怎麼樣了？」

「唉！孩子，你千萬不要傷心罷！你可憐的母親，在去年的秋天，已經是病故了！」老人說着，身體不住的顫動，深陷的眼睛裏，同時眼淚已滴滴地朝下流着。

當啟明聽到末了「病故」兩個字的時候，遍身好似失了知覺，半晌才回復過來，漸漸醒覺他現在是無母之人了！只見他喊了一聲道：「母親！」便又倒在地下，暈了過去！

這是啟明會見着他母親的第二天了——會見着他母親的墳墓的第二天！

可憐，酸苦，悲哀……充滿着在他脆弱的心裏，他已忘了一切，忘了世界，忘了世界的一切，一切的世界；因為這真實的愛，息息連繫着的人間的愛——母親的愛，是已滅絕了！從此世界還能再有個什麼所在，能安放我們，慰安我們，除了母親溫暖的懷抱呢？

他更不相信母親和兒子間的愛，是那一堆黃土所

能够隔絕的，自然，這是誰也不相信的——但是人間的愛，終是被牠隔絕了！啟明既懂不透這裏面的「生命哲學」於是又傷心流淚了！

老人坐在一旁，望着他着實悽愴，又着實可憐他，只得勉強說道：「好孩子！母親是已死了，儘管傷心，也是沒用的！你能成人，已能對得住你母親的一番撫育，和這七年的日夜懸望；不過你這是對母親的責任，可算是盡完了，還有你自身的責任呢？孩子！」

「老伯伯，不要提起這個了，提起了更教我傷心！我自己固然是知道對母親的責任，已盡完了，但她是見着她的兒子，帶着她的使命而去的，並沒有瞧見她的兒子仍舊帶着她的使命回來，這樣醜曉得她的這個兒子是成功，還是失敗呢？老伯伯！我萬分對不住我的母親：她死了，還睜着眼睛在望着帶了她使命而去的兒子，究竟是怎樣了！我不能快樂我母親的心，我又不能安慰她的靈魂，我就是把我自身的責任也盡了，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能減輕我的痛苦嗎……」

「孩子！不能作這樣癡想，你母親精靈在天，一定曉得你能帶着她的使命回來，這是一定的！沒有疑惑的！而且她正睡在那裏歡喜呢！只是我們看不見罷了。」

啟明忽然拭拭淚痕，似瘋似顛的問着老人道：「老

伯伯！真的麼？我去問問我的母親來！我去問問我的母親來……」說着，出了磨坊，向他母親的墳墓走的那一條路跑去。

老人怕他弄出事來，搶着一根手杖在手裏，踉踉跄跄地也跟着後面去了。

同獅子做一塊

憶秋生

亞利菲力亞某影戲攝影場僱一個黑人，令他和獅子做一塊，演來做喜劇的一場面。監督命他道：「你鑽在床裏去蹲着，隨後我喊人牽獅子來同你放在一塊。這一來，便可以博一大喝采了。」

「拿獅子和我放在一塊！」黑人喊道，「別開玩笑。算了罷，請你另請高明。」

監督辯道：「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獅子決不會傷你。他是拿牛奶喂大的呢。」

「我還不是拿牛奶喂大的嗎。只是現在我也吃肉了。」

實際的慈善

同前

非常醜陋的一個乞兒哀聲說道：「老爺，請你稍為幫助我一點罷，我只望集點到第二個車站的車費。到了那兒時，有我的親戚，我就……」

慈善家道：「我想着你那親戚一定纏不清楚你，我一文也不能給你。」

荒服鴻飛記

第二十四回

情切切倚懷傳密意

恨縣縣雪涕聽驪歌

基富利政府法網森嚴。在半小時內。業經將擾亂治安的一夥暴徒。次第拿獲。各處秩序也都恢復。那些民族首領是由大總統召入宮內。將赤黨挑撥他們。以便坐收漁人之利的陰謀。一一告訴他們。教他們消弭意見。同禦強鄰。各首領見大總統這般開誠佈公的對他們。仔細一想。果然國事爲重。把一切私憤。立行蠲除。都同心協力幫着大總統。分頭勸導。所以滔天的逆浪。居然平靖下來。只有外來的亂黨。還在負隅抗命。只是基富利軍隊。實力充足。他們也難久持。總統聽得重要首領尚未弋獲。知道都在伯



爵府。就派一員日爾日軍中大佐。帶着得力軍隊。馳往搜查。府前黨人的步哨看見。立刻激戰起來。隨後那夥在樓上攻擊退息室的黨人。也退下樓來。幫着拒捕。那時軍隊已將他們包圍起來。政府軍乘着銳氣進攻。黨人雖是驍悍。兀自支持不來。不到幾刻鐘。全行伏誅。有幾個沒有死。也擲在牆邊槍斃了。吳德溥等給軍隊搜着。帶了去見大佐。正待陳述姓名。大佐微笑同他握手道。先生。你忘記了我。我却還記得你吳德溥先生。那天總統開軍事會議。先生也是列席。總統親自介紹先生。報告先生窺破亂黨陰謀的歷史。現在仗先生的妙計。本地秩序。業已復恢。除要塞以外。步哨全行收回。只派兩架飛機。在空中巡哨。以防

不測。謀亂首領。除當場格殺以外。還少一個罪魁蘇琪。先生可知道他的蹤跡。吳德溥道。他方纔給我們關在樓上一間房中。他手下的人。想來劫奪。把屋子圍起來攻擊。他中了他手下人的流彈。倒在地上。那時大佐的軍隊已到。在樓下激戰。我們以爲他已受傷身死。沒有留心。給他從樓窗上跳下樓來跑了。只是他既受槍傷。決不會遠逸。大佐若派人去追查。有地上血跡可尋。或者尙易弋獲。大佐謝了吳德溥一聲。立刻傳令下去。差精細軍士。出外訪查。大佐傳令之後。總同夫人蘆雪行禮道。夫人微笑道。這一回大佐光臨。使未亡人危而復安。實深銜感。大佐見夫人雍容華貴的風姿。也是異常仰慕。謙讓了幾句。纔正色道。怎樣聽說伯爵遭害了。夫人冷冷的道。不錯。他是個叛黨。爲着口角。給蘇琪殺死。他未死之前。還將我賣給赤黨。以求富貴。他既犯國憲。又失夫綱。這種沒有人格的人。便遭慘斃。也無足惜。請大佐不必爲未亡人浪費言辭。大佐點頭道。夫人抱絕世之姿。却又有斯巴達婦人的毅骨。我

欽佩得很。伯爵的行爲。我已有些風聞。難怪夫人如此。夫人指着亂尸堆中一個血肉狼藉的尸首道。這個就是他的遺骸。大佐低身下去。看了一眼道。死得真慘。蘆雪此時已有些支持不來。低聲同吳德溥道。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慘象。再在此地站上一回。我要暈過去了。我們走罷。吳德溥道。哈沙。你送夫人同姑娘上旅館去。掉過頭去。向大佐道。大佐。你要傳個令出去嗎。大佐道。不必。街上秩序已經恢復了。蘆雪哈沙走到門邊。夫人却不同走。託辭旅行箱衣帽都在樓上。要吳德溥一同上樓去取。吳德溥叮囑哈沙好好護送蘆雪。先回旅館。自己隨着夫人上樓來。到了退息室中。夫人把門掩上。站在門邊。澄澄的。看着吳德溥道。我也不再作謊言。吳德溥道。我已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夫人一揮手道。我沒有表現我愛你的心嗎。吳德溥道。愛的並不深。夫人道。這樣看來。你的知覺並不敏銳。我要拿那個女子交給蘇琪。用方法騙他到此的。確有的。我也不再文飾。只是我爲的是要排除情敵。纔下此毒手。正是我

愛情熱烈的表現。你怎樣要責我。吳德溥道。他是我保護的人。你這一來。把我的英名毀掉不算外。連你夫人自己的名譽都有妨礙。就是不顧我。爲什麼不顧自己呢。你說。夫人聽到這裏。慢慢走過來撲地跪在吳德溥面前。伸着兩臂仰面悲呼道。名譽名譽。我心中愛的。只有你一人。名譽就是你。爲了你。就是傷害一百個女人。都要做的。就是殺人放火。我都要幹的。爲了要回你的心過來。就是拋掉我的虛榮心。挨飢忍寒。上街去求乞都願意的。只要你賞我一些顏色。要我上天涯海角。都是願意。我知道犯着你不能赦免我的罪戾。只是你要可憐我。原諒我這個罪戾。完全從愛情熱烈上來的呀。吳德溥聽着這一篇似狂似醉的話。心中也稍爲感動。慨然道。你的謀害孟馥姑娘這件事。我就恕你便了。本來我也知道你的血脈。雖然有些法國人血脈。只是究竟是東方人血統。所以靈魂也是東方式的。東方人對於理想上的情敵。常有殺害之事發生。五千年來。這一部份民族。終日逐逐的。只有戀愛野心。

嫉妬嫌隙這四種。你生長此目濡耳染。自然與之俱化。怎能怪你。你這種舉動。我的同伴哈沙。却很贊成。他也是東方人。所以如此。夫人道。萬幸之主。你說得不錯。只是我不愛哈沙。只愛你一人。吳德溥聽了。把雙眉一鎖。躊躇一回。現在我們先把你現處境地觀察一番。你丈夫既死。從前的困難已經除却。蘇琪受有重傷。即使不死。也不敢出頭前來騷擾。政府中人因爲你此番靖難有功。當然加以保護。夫人不等他說下去。問道。你這麼樣呢。吳德溥道。你現在可以承襲這所住宅。同一切遺產。諒來也不在少數。夫人道。這種財產。我都願意給你。吳德溥道。你的朋舊。都在此地。夫人道。我心愛的人。不在此地。吳德溥道。你大概還可以重婚一個英俊少年。夫人目不轉睛的望着吳德溥道。不嫁的了。我這過去的五年。天天以淚洗面。就是受的婚姻束縛。難道還去找這苦受。現在我也無他牽挂。若是你還肯垂憐。不惜予以拂拭。我願意給你做一個奴隸。這幾句話。說得沈痛非常。吳德溥很覺不忍。俯身扶他起

來道。你站起來講不好嗎。這是夫人的機會到了。趁着扶他的時候。順勢雙手將吳德溥的頸子摟住。輕輕同他接了一吻。吳德溥知道魔頭到了。能夠把握得住不能。要憑他個人的定力。只是看了那惹禍的月貌花容。已經有些心如懸旌。趕忙把眼睛一閉。却不道那一股玫瑰甜香。刺入鼻觀。並且溫香在抱。嬌喘微聞。不知不覺也同他接了一吻。後來神志稍清。纔脫開夫人的兩臂。向後退了一步。再看夫人。却頰暈紅霞。在那裏低鬟淺笑。口中還喃喃的喚着吳德溥的名字。吳德溥和聲道。照這樣下去。我要瘋了。你只能暫留此地。決不能同我們同行。若是一定要上德黑蘭。我也難於相阻。只是不能同走。夫人笑道。你不是許我護送我上波斯去的嗎。吳德溥道。若是你一定要去。我當然想方法保護你去。只用約定一個日期。我派駝馬衛隊到達巴利斯接你。有波斯政府衛隊擁護着上德黑蘭。包管你一路風鶴不驚。只能同我們一起走。若是你要個親信人跟着。我留哈沙給你。夫人道。我不要哈沙。你

還是六七天內派駝馬接我罷。吳德溥失驚道。六七天萬來不及。至少要四十天哩。夫人道。最多一個月內。我不再多耽擱下去。吳德溥道。沿路積雪漸銷。一個月或者夠了。只是稍有延誤。你不要焦急。夫人道。是了。現在我也想起來了。我是萬萬不能同你們一起走的。若是一起走。一定要同那英國女子口角起來。將來到了德黑蘭。我知道一定可以使你回心愛我。現在不必同我爭辯。若是回不過來。還有別種方法。所希望的。到了那邊。你得常來看我。吳德溥操着英語答道。我來看你。我就毀了。夫人不懂英語。所以並不介意。問吳德溥幾時出發。吳德溥道。今夜就走。大概在一小時以內。夫人道。現在危險時期已過。你又何必急急首途呢。吳德溥微笑道。我不走就有危險。這個危險。比赤黨還利害些。夫人道。會少離多。此心不無戚戚。你走之後。我要用波斯文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你。好教你紀念着我。吳德溥點頭道。很好。夫人道。到我回到德黑蘭。吳德溥道。那時恐怕我已南下。夫人道。這樣說。我在德黑

關候你。吳德溥道。很好。現在你若沒有別的東西收拾。我們一起上旅館去。此間諒來你也不願久留。還是住在旅館方便一些。夫人道。也好。我想住東亞旅館。奈擺山可以替我收拾東西。送上那裏去。吳德溥道。他給哈沙擲着關在壁廚內。現在不知放出來沒有。夫人道。我自會去找。就在此處同你分手罷。分手之後。你得常常紀念着我。說着。又同吳德溥接了一吻。送他出門。吳德溥掉過頭去。只見他淚如雨下。看見吳德溥看他。却又裝出笑容。那種神氣。簡直是春雨中的梨花一般。知道他實在是萬斛離愁。芳心寸碎。也有些割捨不下。夫人却揮手道。你走罷。此心既已相屬。後會有期。說着。掩面而入。吳德溥飛步下樓。那個大佐還在那裏。口中吸着紙烟。指揮軍士。搬運積尸。掃除房屋。吳德溥一腔別緒。也無心同他久談。只點了點頭。就

揚長而出。這時候一輪紅日。已將西沈。看着那黯淡斜陽。又添了許多惆悵。街上行人。往來還同平時一般。誰還看得出乍經兵革呢。吳德溥一生流浪。閱過的事變雖多。像夫人這種寶月慶雲的人材。却從未見過。想到夫人的身世。同今後的淒涼。也是黯然。只是自己是個四海為家的人。又沒有恆產。斷難相耦。與其將來遺恨。不如此刻斬斷這縷情絲。這般一想。頓覺方纔過於兒女情長。遂致英雄氣短。不覺自笑起來。到了旅館中。第一個遇見的。就是哈沙。哈沙見他一個人回來。深為不解。把他拉在一邊。低低問道。你那個未來奴隸呢。這麼不見他來。吳德溥道。他不走了。哈沙嘆喟一笑。用手指點着自己腦門道。萬幸之主。你這個裏面是缺少些東西呢。那一天晚上他們走了。

(下期再續)

IC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德國依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器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德
國
伊
卡
照
相
器

為世界最耐用最廉價之照相器

此喜樂活潑之小兒

前曾食乳不化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直隸熱河赤峯北線胡同路東徐澤卿先生將其五個月之外甥照片寄至敝局及證書一紙述及此嬰孩之肥壯活潑皆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也其來函云小甥朱承馥係五個月嬰孩因食乳不



消化常患肚痛小腸氣後自購得貴局之嬰孩自己藥片按法服用二瓶之後小甥病愈小腸氣肚痛皆獲全愈刻下食乳皆消化

身體又發肥可見藥片之功效無窮造福也嬰孩自己藥片對於嬰兒及小孩之功效和平穩妥專治小兒便閉 腹痛 肚瀉 驚風 傷風 寒熱 蛔蟲等患對於出牙時期之痛苦均見奇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康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服用紅色清導丸可也

肝陽上升 疾病頭痛 係由大便閉結肝經失調所致是以欲清潔腸胃調和肝經助生胆汁紅色清導丸正是此症之聖藥也
即如天津大經路福祿棧盧龍白恂恆先生來示云鄙人自幼體質喜靜少動故每多胃不消化數日必頭痛胃口

欲治肝陽上升頭痛等患



無味面色黃瘦八年春漫游江南數省加以水土不服病益劇日下瀉血大便祕塞在

萬數月至中秋間揚帆北上尙未愈也乃決意至津門養病所服之藥即清導丸也不半月而病若失何樂如之特此鳴謝紅色清導丸能使血液清涼內腑潔淨且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康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紅色清導丸一瓶可也

社會教育之利器
活動影片

活動影片在社會教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已為近世教育家所公認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精製活動影片凡所取材無一不有益人心有裨風俗即滑稽劇片亦必含勸善深意於提倡藝術之中仍不失輔助教育之旨

各片材料均係本國事實本國習俗觀者絕無隔膜之患且用本國淺近文字說明婦孺易曉

現已製就多種概分 教育 體育 時事

風景 新劇 古劇 六大類

凡學校 家庭 劇場 團體宴會 公衆講演

均可適用印有詳細價目單詳列租借價目索取即寄

附告

本館另備新式攝影機及大小影戲機各界如欲攝製影片或映演影戲本館均可代攝代演

商務印書館謹啟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 至揭載時，何如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七 投寄之稿，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本社會未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會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又(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郵費表		定價表	
國內(含古新報郵外)	本埠	定額	預冊
日	本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郵費	埠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冊
各埠	本	一年十三册	每冊
郵門	埠	半年六册	每冊
八	本	一年三元二角	每冊
角	埠	半年一元二角	每冊
一元六角	本	全年四元二角	每冊
三元二角	埠	半年二元二角	每冊
	本	全年二元二角	每冊
	埠	半年一元二角	每冊
	本	全年一元二角	每冊
	埠	半年六角	每冊
	本	全年三角	每冊
	埠	半年二角	每冊
	本	全年一角	每冊
	埠	半年五分	每冊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可憐嬌容患瘡

主

面疹頸核

皮胞凍瘡

熱癬園癬

治

剃刀毒瘡

下疳橫痃

濕熱爛腳

小孩頭瘡

內外痔瘡

花柳梅毒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